



梅山集  
三

書

~ 16  
2373  
4





2878  
28-4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上近齋朴先生



崇禎紀元後三壬子九月二十日丙辰唐城洪兢弼  
先生初諱齋沐頓首謹行書贊之禮于先生座下小子稟  
 賦愚庸材力綿薄恒居自量以一身擬諸百為則雖  
 運水搬柴至淺易者猶患其齟齬而難任况希聖希  
 天之極功哉雖然秉彝之性殄滅不得一點明犀耿  
 耿在中幸得奉教於君子之門朝夕薰陶耳目濡染  
 則庶免墻面之譏或能自拔於流俗而環顧一世無



以師道自任者湖畿之間有二三君子自守林樊而親老道遠不能作古人千里負笈之事人生於三事一無所常鬱鬱若不得志者然亦不忍自安拋棄役心詞華之末誤身荆藝之場孤負皇天降衷之意也仄聞父兄師友之所傳誦則門下道德純備學問淵博在巷不改而獨尋孔顏之樂以心爲師而默契天人之妙門不納徒而授人以孝悌之教身不出家而曠世於禮義之中譬如寶玉深藏而山岳含輝醴泉不流而草木承滋於是焉自謂于心曰天之降先生將擬一世之用而亦所以惠我小子也聞其風而讀

其書尚可以曠百世而相感而况并一世而同一城乎哉人之爲仁雖曰由己亦由乎人不有嚴師益友之開發導迪則道若大路而終無以信步而進矣竊意工文藝非儒取科第非儒儒者之學爲已而已故亦嘗讀聖賢之書求爲已之方而氣質旣拘物欲又蔽立志不牢下工不勇泛汎因循滾到于此孤陋無聞端倪莫究將何以竊理盡性不虛作一世人哉惟其尙德崇賢之心亘于中而不可已則至誠所格庶蒙天地之默佑可酬宿昔之苦願耶十五志學聖人能之而小子之齒旣至十七十年就傅禮經有訓而



小子之年幾或倍之此日之來蓋欲灑掃門屏觀感德儀切有待於誘掖提撕之方使浮躁懶頑之習如洪爐上點雪焉師道之廢久矣退之所謂曰師曰弟子云者人或笑罵而笑罵從他笑罵而已何足道哉區區承學之願不翅如飢渴之求飲食而未知門下嘉惠之盛意果如何耳昔華陽宋夫子書以爲贄請謁石室石室卽許延見定師友之契講尊攘之義此固小子之所願言而門下亦應不以爲不可也竊聞扇華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棄朽材幸門下恕其猥屑而勿棄勿拒焉敢以咫尺之書先于將命之

人惟進退俟命

上性潭宋公

煥箕○丙辰

直弼聞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如欲爲學不就正于有道之門不可也門下纘華陽詩禮之教接考亭門路之正斂跡山樊固窮讀書者五十年于茲矣旌招頻仍而固守東岡士林矜式而仰若北斗雖生於百載之下聞其風而讀其書亦足以興起奮發而有曠世之感矧乎生并一世居纔三宿者乎直弼純正之所於是乎定矣直弼竊嘗有意於求仁爲己之地而犬馬之齡居然二十有一矣尚未下分寸之



工六經訓誥眼目全疎一片田地草茅荒塞荐之以  
喪威震剝病故叢集莫副天降之衷徒切日負之歎  
此豈非仁人君子所可矜憐而導迪者乎環顧一世  
惟門下引進後學教誨不倦俾及門之徒無不虛往  
實歸賢愚皆獲其益則門下之身雖不出世而門下  
之道不可曰不行於世矣曾聖所謂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者政爲門下準備語也客月之初躬造軒下擬  
伸積年如結之忱矣巧值不安之節納書而還授請  
謁而不許雖由事故之適會而亦緣微誠之淺薄下  
懷落莫如何可極伏想令抱諸兄應達斯意於侍疾

之時矣不審伊后患候快臻天和氣力益復康強擬  
於秋冬之交更晉門屏以紓寤寐竊糾之願矣然此  
何等勝事則未保其必無魔戲也噫犬羊之拜習熟  
而人莫知耶詖淫之論猖獗而世不爲怪駸駸然將  
入於夷狄禽獸之域矣至於聖凡心人物性之辨湖  
洛之爭是非如山分而又分裂之又裂操戈按劍幾  
成鬪鬪其不至於玄黃者亦云幸矣麟經大義不可  
不著明邪學原頭不可不劈破理氣之說尤不可不  
公聽并觀毫分縷析俾後世竊格之士定其取舍矣  
此豈非門下責耶直弼每謂晦父孔子後一人尤翁



晦父後一人而尤翁之道傳於門下則欲學尤翁者  
舍門下其誰適從耶區區所以期仰于門下者不啻  
如大冬之寒松中流之砥柱不識門下自任之意若  
何山川間之光霽邈然慕用之極無任耿耿茲不揆  
禮貌事面之如何敢奉咫尺之書先伸景止之誠儼  
妄大矣愚癡極矣惟伏望盛德包容曲恕而垂察焉

上性潭宋公己未

歸路由青川拜老先生瑩域山勢之崇高雄偉可方  
于平素氣象天慳地秘正爲先生衣履之藏也蒞草  
脫落土面多露敗蒺之役恐不可差緩矣勿立大碑

既有先生治命則不容不承順而墓前尚莫樹表豈  
非大欠闕處乎遂翁所述表文之立於舞鳳舊阡者  
丁丑緬禮時果爲運致耶以事力之不逮未及輸來  
否勿論移豎舊表與改刻新石急速圖之恐不可已  
而旣無私力之可辦難望士林之助成其將爲無表  
之墓乎卿大夫之粗有名稱者亦不當乃爾以吾先  
生之百世宗師而墓前尺碑無力可樹其可謂尊慕  
云乎哉此是一方伯一邑宰之所可辦者而無一人  
擔着此何世道良可慨歎世無老峯丹巖之血誠苦  
心爲之何哉



伏讀老先生墓下所豎 御製碑文雲漢昭回寶墨  
璀璨學問之精密出處之正大建天地懸日星之事  
功盡載一編而辭略理備真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  
百世而不惑者也以人臣而得曠世之遇極崇報之  
典如文正先生之於我 聖上者歷選千古殆絕其  
倫宋理宗之於考亭夫子蓋不足以彷彿焉耳惟聖  
人方知聖人云者豈不信然而子雲堯夫不必俟於  
後世於戲盛哉此碑事面與神道碑同則不可由此  
而闕墓表也審矣

萬東廟勸建雖是老先生所講定而承其志而成其  
事者遂翁是已既以一體君臣祭祀同之義設院而  
享先生於其傍則遂翁之當配夫誰曰不可而法門  
破敗議論携歧使旣妥之真像任其撤去此何道理  
此何舉措誠不可使聞於人者也遂翁之於老先生  
卽孔門之曾子朱門之勉齋也其有功於師門不容  
殫述而遵遺志而建 皇廟卽其中最大者耳歷選  
門下諸公可以托此者亦不爲無人而楚山授受獨  
在於遂翁者何哉老先生精義所存可推而知也且  
遂翁平生所講廢卽尊攘大義而沒身不出終作大  
明遺民其所樹立豈不誠巍巍卓卓乎昭陽齋中尚



有窓櫺之懸壁者及今妥安用補闕典恐不可已者  
未知意下如何不揆僭妄敢暴愚衷不勝悚息更伏  
望勿以示人俾免拳踢焉

上性潭宋公己未

睡翁先生賜謚在 英宗丙午而因儒臣 遜白蒙  
許儒臣未知是何人而撰謚狀者伊誰也耶景獻公  
觸冒兇焰獨拜 西宮樹立之卓越求諸古人亦鮮  
其匹如尹八松則至許以二百人中第一人而尹拯  
舅甥急於逞憾不有祖言公肆誣辱無所不至至已  
已羣兇則勒加以昏朝孽臣之目其言之絕悖無倫

固不足較辨而世道之變於是乎極痛惋曷言景獻  
公非但身有大節矜式古今又能篤生大賢整頓乾  
坤後人之受其賜者詎可量哉愚意哀輯所著詩文  
與諸公之祭文挽辭及碑碣誌狀後賢記述名之曰  
宋景獻公實記傳示今與後則醜正之論不攻自破  
而百世之下應有曠感而興起者矣

參同契跋下有空同居士鄒訢六字附錄曰按鄒訢  
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  
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愚嘗疑跋文非朱子所  
作而後之術士託朱子之名以藉重之也考大全跋



篇亦載斯文其爲朱子之作也的矣變易姓名固何等舉措而以朱子而爲之哉以參同契之出自方士其術不經恥廁名於其篇故取其姓名字義之同而換之云爾則君子語默動靜不若斯之苟也愚所謂術士之所作而借朱子之名云者不至甚悖否  
祠板奉安舉次時最尊位在其南最下位在其北奉出時先奉最尊位安于龕室其他諸位以次奉安則勢順而序正未知是否

上性潭宋公己未

近聞進士徐稷修抵太學掌議書盛氣張皇詆斥南

塘無復餘地原書使李友載毅膽上下覽則可悉其顛末矣人物性異心有善惡愚於塘說亦未敢信及而以尊畏先輩講明義理爲并行不悖之道庶蒙俯諒矣至若徐書其所爲說有如辨異斥邪者然抑亦不思之甚矣至其以塘翁抵黃子直書爲貶吾君之君而誣萬世之師此區區之所未曉者也 高皇帝得國之正同符漢祖而其掃除腥穢廓清寰宇其功反有過焉然漢祖創業之初以太牢祀孔子厥享國四百年其以是夫其以是夫 高皇帝以開柙之主首斥朱子之學欲黜孟氏之享遂使天下士大夫靡



然背正而向邪至有如白沙陽明者出而猖狂喧  
息有以易天下流弊漫漫莫可揅遏此則高皇帝  
恐不得辭其責而亦有愧於漢祖者大矣南塘所謂  
掃除元穢不過爲一時之功毀斥朱子乃是爲萬世  
之害功不足以揜過云者乃不易之論也尊天玉扶  
正學可以兩行而不相害此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也斯論未及發於文正老先生之時而發  
自南塘故致此脣舌噂喏不已世道良可慨也門下  
以尊周之義論事之體兩不相妨立一文字以爲啓  
牖今後之資焉高皇帝又作孝慈錄母喪亦服斬

衰三年悖儀禮不二斬之義亦不可以不辨者也

上性潭宋公

庚申

老先生答南溪書曰嘗欲取十三經古註載於四書  
詩易見行註釋之下以著程朱取舍之意而又取程  
張全書朱子大全語類中諸說以見三先生同異及  
三先生初晚所見之同異則於學者當有大益云云  
此而有成嘉惠後學爲功甚大幸使門下諸人分帙  
下工而存刪去取一一裁處期無罅漏竟成完書用  
卒老先生未遂之業千萬切望

宋子大全雜著論大尹事日時以大驚小怪事動盪



耳目如却童土靴子是大驚也却靴顛末無緣聞知幸須詳教焉文菴李公宐哲作九書劄疑逐段解釋如朱全劄疑例甚有功於九門而收拾無人任拋巾行云若索諸本家梳洗成書則其爲後人之幸詎可量哉伏幸留念

臨漳書院追配文正先生之講竟蒙 允可縟儀之舉當在不日瞻聆攸及莫不聳動崇儒重道卽 初元之先務而旣致侑於家廟又追享於晦翁者有以見曠感之思繼述之孝也伏想感祝之極不知所以攸報也屏溪與諸士友所裒輯華陽尊周錄有印本

見行者耶鄙意欲收聚 皇廟暨書院建立本末及前後敘述文字作華陽洞誌傳示一世則庶有感發作新之効未知盛意以爲如何

上性潭宋公 壬戌

伏聞巾屨入離岳至于華陽行鄉飲禮又至于清川丙舍如初禮嘉會也盛舉也庶幾一方風動推以成教於國區區贊歎第不得從介俟之後與覩三讓之儀是爲恨耳直弭間入蓬萊周覽溟岳數千里而還塵襟滌而病懷豁是自幸也然旣不能窮流峙之妙驗動靜之理則適足爲景物役于我身心甚事用是



瞿瞿入山日伏觀老先生心畫於萬瀑九淵之間筆力奇壯其龍騰虎攫之勢可與萬二千峯爭雄而又東至于海山亭伏讀板上詩至楓山灝氣千年積蓬海滄波萬丈深之句反覺楓山低蓬海淺矣益恨生晚不得隨駕鞭之後而歷覽無際也歸已月餘而虛拋書課不免園治心菴之歎矣近始鄰書溫繹舊課每到其辨善利於毫釐之間判理愆於幾微之際抑揚反復縷縷說不置焉恍若耳提而面告未覺千載之爲遠雖以直弼之愚自不禁激昂感奮有守死善道底意可謂受罔極之恩矣然一時意息能得幾時

幸賜鞭策俾得以卓爾有立也近伏見景獻公日記有竹下夢村兩金公所著序跋暨丁卯虜亂時抵老先生弟兄書印本下方有鄭公履煥跋語將合而刊行云直弼三復莊誦不勝景行之慕而至其與怡愉堂李公書有曰欲蹈何水非東海欲登何嶺非西山之語有令人悲憤不自己者而亦可見老先生身任大義之有所自也若付之剗劂廣布一世則其有裨於世教也詎可量哉惟門下圖之原冊恐當各以睡翁先生遺稿碑碣誌狀遺事輓誄及刊行手札并載附錄可成完書編摩時幸依右例伏望



清虜效 皇朝頒曆之制而 朝家以虜之所與者  
例賜於卿大夫門下不以貳公自居而不受耶抑或  
以 君賜也不可辭也歟願聞所處焉天不悔禍河  
清無期而吾邦之奉正朔垂二百年矣老先生臨沒  
丁寧之訓昭乎日星之揭昏衢而歲月駸駸微言將  
絕念之心痛若不大家講明恢廓充闡則真所謂不  
待七十子亡而大義已喪幾何不淪胥而爲夷獸也  
願門下凡係斯義必須明目張膽竭力而扶植之使  
天經立而人紀不墜則豈不有光于先耶

上中洲李公

直輔○戊午

聖上前後敦勉辭旨隆摯迴出尋常其所以體諒而  
曲遂之者靡不用極故門下感激恩造幡然改圖將  
出入 筵席啓沃弘多私竊自喜以爲大易雲從龍  
風從虎之象於吾身親見之矣向伏聞盛教有曰一  
兩次登筵之後卽返初服云大君子仕止久速之義  
固非後生末學所敢與議而蓋儒者行休不宐如潔  
身亂倫者之長往不顧且如門下喬木世家與同休  
戚者尤不當乃爾也審矣幸須少回趨心姑遲時月  
成就 睿學矜式士林則上可以酬 聖朝之至渥  
下可以副朝野之想望於是平門下五十年讀書林



下養深積厚者詎非爲今日地耶其爲世道之幸孰大焉

上中洲李公己未

南溪集曾已覽過否尹拯之反射斯文之大變也南溪不徒不斥絕與之譏議尤翁暗地唱和此其不嚴於陰陽淑慝之辨者也己巳 仁顯聖母之遜位栗牛兩賢之黜享此何等舉措而以若地望身親當之亦無罪名則沫血飲泣一疏叫闈卽義分所當然而會無一言半辭以槩及者及答金厚齋之問則曰恐添君父過舉故不言此何義理此何說話此其計較

利害禍福之機者也不直是耳大率言議是非之間變幻回互之態有不可掩者夫子所謂小人儒正指如此老者而言也金厚齋之撰行狀則曰諸先生相傳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如日中天昭晰呈露先生與尤菴先生實任其責真所謂文王治岐周公制禮者也朴黎湖之撰墓文則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金朴兩公皆推之以大賢故下語之不稱傳有如許矣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爲其世道之害可勝言哉伏聞止菴先生嚴於斥朴之論云有辨斥文字之垂示今後者耶如未有成書願門下取看其文集後件件



條條痛加辨破用成尊師門未畢之志千萬伏望  
堯欲試舜先觀刑妻則釐降一女足矣并送二女者  
何耶若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并送二女云爾  
則諸侯卿大夫之女擇其一斯可矣何必兄弟然後  
乃可耶易失者兄弟而同事一人則尤易相失使兄  
弟無相失和是爲齊家之最難也故同嬪于虞耶聖  
人人倫之至也必於此有精義之量度在中者願承  
明教

上中洲李公己未

門下客歲一出謂之粗伸義分則可矣謂之得行其

志則未也及今幡然以膺 恩召羽儀於 玉朝於  
式乎儒林使朝野皆知儒者之有實用於世則吾道  
增光矣吾黨與榮矣區區不任拱竢之至以我東諸  
賢言之如牛沙尤春諸賢起自林下地望自別而既  
退又進未嘗忘世言議垂于遺編事功載乎國乘豈  
不盛哉若同春先生則 寧廟賓天大業瓦解之後  
輒承 召命處以賓師盡啓沃於兩筵贊謀猷乎廊  
廟矜紳聳觀家國俱榮卽其文集年譜而可見其當  
日事也區區所仰望於門下者卽以是耳未審盛意  
以爲如何



五代祖母生存五代祖考神主金本菴曰祖母雖存禮固謹嚴埋安爲宜屏溪曰祭別室爲宜未知門下何所從違愚意藏主別室待五代祖母死後合埋恐當未知如何  
正室子於庶母自道云何爲之祭則祝文當書屬稱不識如何則可祇書名而曰某昭告于庶母云云耶禮妾母不世祭而高曾祖妾之死於曾玄孫之身者不可不祭當終其身而止未知如何

與鰲村宋文

稱圭○己卯十一月七日

朱子語類卽諸門人各記升堂之間者故俱收并蓄

意疊語複繁絮而不刪以致卷帙之浩汗此老先生小分之所由作也遂翁嘗勸湖南伯刊行所抵湖南伯書載寒水齋集可考而知也湖南伯果是何人而終欠登梓亦未知何故也膳本見在故宅耶頃年仰稟潭上則答以無有抑藏在黃江耶伏幸問及焉曾過蘇堤上祀菊亭取看架上羣書則語類中有付籤刪節者此爲編次小分時原本也卽此本寫成一通而略施梳洗則亦可以追成未知如何陶菴之語類抄節魚杞園之語類節略咸原于小分而俱莫入卽此爲斯文欠事推得小分正本而行于一世用廣老



先生羽翼朱門嘉惠後學之苦心伏望  
鄙家藏老先生真像卽畫師李命基之模金竹泉所  
寫本也每於諱醉兩辰奉安于精舍行再拜禮用伸  
江漢羹墻之慕因之述贊謹茲錄上而題大筆弱翼  
翼乎難爲言下覽裁教如三洲之于黃江所述伏望  
三贊中農翁所撰形容得真好田地已被其占盡更  
無餘辭而不揆僭妄率爾而成莫無近於日下之燈  
壁裏之柱乎伏幸恕諒焉

與鰲村宋文

甲申元月六日

華陽一區卽老先生之武夷石潭則書院事面固亞

於國學而重以 皇廟之尊則體貌嚴重靡與擬倫  
居斯院者當讀孔朱之書講尊攘之義用副老先生  
以身殉道扶植天經之苦衷而仄聆院中章甫憑藉  
廟院侵漁下民流弊漫漫橫挈湖嶺往往有不忍言  
者傳聞易致浮實實難準信而爲邑於湖嶺者舉皆  
云爾同己者則隱憂永歎異趣者則大驚小怪公傳  
塗說靡所顧忌欲令人無聽未論他事以前年施罰  
於老先生嗣孫一款推之則可謂無如之何矣若是  
者可但流害於小民哉所以貽笑八方貽譏後世貽  
累於 廟院者未易一二言言之痛心未忍泚筆廓



清院習丕變士趨在吾文文轉移之如何計應有範  
圍者存也區區者於斯院苦心至誠靡有紀極故爲  
一陳之伏想怡渙于雅衷也幸莫示及餘人俾惹拳  
踢也

與鰲村宋文丁亥元月念日

胤友得邑復近允愜專城之願爲之攢賀斯事也豈  
出於惠養老臣之至意想何等感戴也以延平三淵  
之高蹈猶就養於胤子官衙苟其不義而兩賢爲之  
裁延平在建安嘗云心不快活旋覺不快活爲病欲  
就此下工夫淵翁亦因此事而曰政今日所宜學吾

文文所願學顧不在斯乎卽荷胤友見訪問及奉致  
板輿則以未蒙肯教爲悶懣情見于辭不勝感服向  
時屏溪漢湖羣賢亦不嫌躬往而受養亟遵往哲之  
成矩用副孝子之至愛是爲所仰望耳

與老洲吳丈

熙常○丙子八月八日

下示兩文字謹茲奉完伏幸視至海疏聲罪致討辭  
義峻正三復以還心目俱醒蓋反坐之律無則已矣  
不于其人而將焉所施哉此箇議論留作百世之公  
案恐非可已也但斯事初非可以推上公車者罔徹  
而罷休自歸方復爲門下幸耳海人所錄其人之說



直是拍頭叫嚷詎是常性人口吻所道得者哉固無足誅亦無足畏都無足云喻也橫途之來終古何限而數有如今茲之事然竊觀神閒氣定若無物於中欲以幾微之際窺其念慮之意而不可得焉非直無辨之爲得其正也政淵翁所謂准其不着我心曾故乃能洞了其肝肺者也欽服贊歎不容于心乃所願學亦惟在茲耳固知不以斯事措諸盛衰而或恐存留其人姓名致累昭靈洞豁之地也第其人伎倆素不能自在今以後波不但已不知醞釀何樣機關倚伏所發一任秉化權者處分而已昔人所云鹿走山林命懸庖廚政爲門下與賤子道也爲之奈何然終見其自戕亦焉能害人哉

與老洲吳丈

丙子菊月二十二日

門下知有新刊李子性理書乎卽其所編定而俾其門徒劖劖于帶方者也是所謂手中現化出來者耶其序文以子號二字爲一篇宗旨至曰擬舉子號以冠篇首公論方張橫議沮止多見其不知量也於夫子何傷則專爲門下而發也是真出於愛慕栗翁而然哉外假尊賢之名內售醜正之習吁亦僭矣私印此書亦出於角勝之計益見其可哀也其書從



人借得宜經崇覽故謹茲呈上恐不必煩諸人用添  
蠅射之資也聞又有所謂隆師錄者即其所自撰  
而屬其門徒傳布云雖未見成書而概知其爲專肆  
誣辱也其不能自在恣其伎倆皆此類未知向後事  
竟如何耳爲門下計豈是無辨已矣應不待仰贊也

答老洲吳文 丁丑午月 既望

仄聞一部南軒集尊閣下上云間已卒業否斯集之  
選出自晦翁而遺表及經筵口義之外多少奏議之  
并見刪者莫無以爲時忌諱有所慮患而然耶拳拳  
啓沃之誠懇懇復雪之義咸著于囊封惺對而因之

無傳借哉或有後出之本俱收徧載用成全書者乎  
若其天分極高聞道且早擴仁義之端謹善利之辨  
真得求仁爲己之實而爲心學之要者斯翁是已歷  
選朱先生并時諸賢學問事功粹然一出於正者亦  
惟斯翁一人已矣恨其年數不足莫克志業之所極  
也未知盛見云何

與老洲吳文 丁丑六月上旬

盛課尚不移易繫耶竊計於潔淨精微之旨燦然如  
掌紋也長者以文言繫辭認爲夫子所述用遵程朱  
成訓乎認爲子思攸作以守家庭所受乎竊謂彖傳



卽夫子之言而文言并解彖傳之言一可疑也中間  
插入子曰二字者有若援用者然二可疑也文言繫  
辭之外已充十翼之數三可疑也文體酷類中庸四  
可疑也然程子至比於生花一枝而謂他人沒學不  
得朱子則以孔子所述四字爲繫辭篇題已經勘定  
難容異議先大爺所著十翼辨固是發前人所未發  
而恐歸創論祇備一說伏未知如何近翁所云却涉  
神奇者雖謂之無復改評可也夫子爛言性命惟在  
於繫辭若喚做子思之作則何處見得夫子論理耶  
聖孫之學出自聖祖則其所以憂道而作者安知不

本之繫辭乎然則非文繫似中庸中庸似文繫也不  
可以文類中庸而爲子思之作也審矣其稱子曰者  
亦似子思所加如馬史中稱太史公者之出於楊惲  
也六一翁經師所爲之說何其淺之知易也以聖孫  
而猶有所道不到者如人力之不能參化工何物經  
師敢道得乃爾耶卽一言而歐公之未聞道可知也  
不識雅見云何

與老洲吳丈

丁丑六月少晦

俯示盛稿盥手披繹殆十回矣有以見造道之真衛  
道之正指意暢達辭命雍容雖欲覓一點閑氣而不



可得九京可作鹿翁亦莞爾而笑也如賤子者幸與  
吾文文并世奉持斯篇賴以藉手而見前哲也竊謂  
天地間有理有氣固不相離亦不相雜而理弱而氣  
強故氣常掩理理不勝氣以人則善者寡而惡者衆  
以世則治日少而亂日多以故從上聖賢咸扶弱而  
抑強千言萬語祇是理爲氣主四字孟子之道性善  
所以永賴于萬世也以鹿門專精問學文理密察豈  
不知此箇名理而因張子湛一氣本之論主張氣字  
太過幾欠分數許多辨論專以氣爲主俾至真正極  
純粹爲三才之體生萬物之本者爲其所蔽殆乎易

賓主而幻內外幾何不認心爲性認氣爲理乎非謂  
鹿翁之論卽然易致末流之弊乃爾也此不可以不  
慮也蓋氣有爲而理無爲氣有迹而理無迹故學務  
自得者舉皆主氣主氣之過者咸淪於異端不直聃  
竺况雄如象山所謂心卽理陽明所謂致良知白沙  
所謂靜中養出端倪者皆是也自讀斯集已見及此  
而過於尊畏囁嚅而不敢發今服盛諭道盡區區所  
欲言讀來豁覺譬如萬點水銀片片成圓令人灑落  
如斯編者雖謂之天地間有數文字非過語也此翁  
謂栗谷獨於氣之本一處猶或有未盡瑩者是猶羅



整菴病朱子之認理氣以二物也朱子豈不知理氣之一源哉每恐强者常勝而弱者常負故分析二者扶弱而抑強栗翁亦急於闡明性理而然非昧氣之本一也巍塘兩賢各援朱子以斥異己愚嘗謂以朱子攻朱子鹿門亦嘗譏巍塘以未聞道而至其所自說性則復襲南塘愚亦謂以南塘攻南塘未知雅見云何至若整菴未可謂粹然一出於正而劈釋氏則如寸鐵殺人斥王氏則如酷吏勘獄其功趨矣一二議論雖違於程朱非立異也見不到也要之多醇而少疵恐不宜班諸汪石潭之流也汪說亦嘗有取近

夏入思直是背馳朱子無忌憚之甚者也若與整庵并接則竊恐整庵不厭其心而服其罪也妄論及此極涉僭汰不煩座上一目伏望伏望不知者以爲工訶古人也卽今斯文之潰裂極矣不必夏惹葛藤用資唇舌寓諸目者藏之在心筆之書者戢于巾衍以待後世之朱子已矣

房名始見于唐書宗室世系表有曰三房號四公子房卽以名子孫之居者也語類亦云子房私房蓋由儀禮南宮北宮而發也家禮一書多從宗族同居之禮故爲此遞遷長房之禮歟向服下詢長房未娶者



遷遷當否故以無未娶及廢疾人不許遷遷之論仰對矣竊更思之不成人則不成房且禮官備則具備而既無以夫婦親之則何以具祭乎是謂不成享以故禮宗子雖老亦再娶爲備外內之官也然則不娶者之不宜奉祧主也審矣祇當移奉于次長房而若無可移之房則以其名改題仍祭于宗家別廟未知如何親既未盡矣以不成人而不遷遽然祧埋亦有所不忍焉故耳

爲長子服朞者再朞之祧用忌祭禮則無禫吉之可言而祖不壓孫故爲其孫行禫祫不直變除當準禮舉祭而祭則其祖主之祝當用父告子之辭措語當如何吉祭既無階廟配享等節目則喪制有期式遵典禮等句語恐不可用祇用時祭祝未知如何備要吉祭及時祭祔位則無祝祝其可已乎雖則祔位而與祔食於正位之祭者有異特用時祭祝不至害義莫無爲無於禮之禮乎因吉月朔參服吉恐亦便宜願承盛教

答老洲吳丈丁丑十月五日

禮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再祭卽練祥也長子朞服雖盡於小祥而既有亡者之妻子則爲之行大祥宜



也向日奉質祇用忌祭祝云者失之率爾自承明教  
卽改前見矣蓋練祥禫卽喪禮之大節而亦一統事  
也無祥而有禫極涉逕庭故大祥祝擬用日月不居  
奄及大祥之文而當有措辭於其間矣卽承祝辭辭  
理俱得信及已矣詎容異論哉主祥禫於除服已久  
之後祭之名義衡波云者盛教極正當所以不容無  
措語耳既無齊廟配享之節則無所事于禘祭當舉  
時祭以服吉而吉月非仲朔非仲朔而舉時祭恐亦  
無義縱令舉祭以耐位也故無祝無祝而行盛祭亦  
無於禮者用吉月朔參卽吉未知如何

與老洲吳文

丁丑十一月七日

俯詢性者道之形體一句近考斯語見載擊壤集序  
而與心者性之郭郭爲對已被朱先生所贊美又曰  
性者道之形體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  
著見性理大全其言無一字無着落比諸郭郭舟車之  
云尤極精微自孟子以下其孰能道得乃爾先乎周  
程而名理之真正如此雖謂之續孟子不傳之緒未  
爲過語也此翁妙契皇犧之旨獨闡先天之易卓識  
悟解曠絕千古以若明睿主理而不主數循下學上  
達之序窮天人性命之蘊則所以洞見大原而命辭



無差者必不在周程之下而惜乎其入道少偏不得與於聖學中正門庭也然三淵之以此翁班乎莊周而至謂無禮不恭同一證情則竊以爲過矣程子固嘗云無禮不恭又以爲亂世姦雄偏霸手段卽一時戲劇而云爾非指斥心術氣質之病而謂真有是事也若與訶佛罵祖庶莊生一視而并按則在莊可謂過與而太恕在邵無乃擬不以其倫乎九京可作安樂翁其肯莞爾而笑乎亦肯曰一言以爲知乎邵莊要皆爲知者過之而恐不可以知崇有餘許莊生苟能有餘乎知崇則曷可不足于禮卑耶其所云易以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固可謂形容道體而不能信篤而行果是亦知之有欠真身苟使知之真則必信之篤而行之果豈爲賊德之尤如朱子所譏哉無名公傳問于天地天地不對等說固似玩弄上穹而卽因自任太重不覺其言之誇大豈或忽於尊畏而然哉曷嘗如莊生之嘲貶五帝三王而靡所忌憚乎尚論人物當觀大體莊生固多達見名論驚動流俗而其實則閃姦打訛全身避患不直寓言之荒唐悠謬而已卽異端之魁也邵子固欠實地安脚克勤細行而其道則內聖外王純一不雜不徒曠懷之四



通八達而已卽聖人之學也詎可比而同之乎淵翁  
於此莫無失於水鏡之明而金秤之正乎不識盛見  
云何

海通中王余二字出自節要序有曰夫子既沒二王  
氏余氏稟稗詩文名之曰朱子大全云云按大全集  
序正集出自王潛齋續集出自王遂別集出自余師  
曾是爲王余云爾也

答老洲吳丈

戊寅五月七日

白義士行狀奉以屢繹文章爾雅體裁齊整其所以  
闡揚風節者靡有餘蘊斯人真不朽矣壬申之役清

北一路淪胥爲賊而惟七義士出於其類晰逆順之  
辨舍性命之重臨亂奮忠蹈白刃如樂地比諸崔孝  
一車禮亮諸人又加難矣若白公者本之則存讀書  
研理明君臣父子之大倫其所取義亦極從容詎似  
諸義士以一時意氣而卒乍取辨者哉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八字斯人之得之於門下門下之施之於斯  
人可謂兩無愧色也門下於應副文字金玉其出而  
獨於斯人毋吝焉爲萬世樹民彝以爲臣子勸耶抑  
出於衰世之意耶斯人之第要賤子立傳樂爲之役  
而文則未就今焉可以甲管矣僂覺省事尤自幸耳



答老洲吳丈

戊寅八月十一日

前後妻皆沒後始爲之子者當爲前妻之子尤翁說  
卽不易之定論而遂翁以後妻之父爲外祖前妻稱  
以前母云者竊嘗滋惑南塘則主張師說甚力至以  
爲爲后於俱亡之後而以後妻爲繼母是子生之先  
已有繼母非正名之義斯言也亦從過於分殊中做  
病出來不直不可信及而已至若繼母在則從繼母  
爲外家愚亦十數年來作此見解矣近檢金說爲人  
后者本主於義義須奪情一句語意卓然其曰爲后  
之義繼絕爲大非爲養育又曰繼絕是大義也須兼

養育之恩爲重則其無養育之恩者大義爲不完此  
是善看出者殆所謂發前人所未發常常誦味而贊  
歎濯舊見以從之矣卽服高論益信不歸廊柱之感  
也盛諭繼后者繼父之後非繼母之後雖有十母咸  
統於父均有母道母道之隆殺厚薄不係于外祖之  
稱不稱若謂之有係則是母子之倫輕矣云云見得  
正經而命辭峻整道得金說之所未道精義所到不  
勝欽服

答老洲吳丈

戊寅九月八日

別幅所示出自衛道闢邪之苦心辛酉前後所罕有



底文字也讀來痛快不勝欽服苟無辛酉懲創則其必易國也審矣竊嘗謂 貞純聖母治邪獄之功功不在禹下也明正學爲闢異端之本回狂瀾障百川咸由於屹我砥柱先得吾身好是爲真詮若是者可承斯文之宗任世教之重斯事也惟有望于門下門下而不居其誰居之苟其然者洋胡邪術何憂藁莽于聖道哉如江李輩適足以自害而已魑倉紘蠹何代無之耶安鼎福天學考聞之而未之見伏荷示及良幸此人之於此事誠心距闕於塞路滔天之前惜乎其徒之不能遵教相率而爲禽犢也安又有斥

邪學詩曰道術分波各自逃西來一學又橫豪風吹落葉紛紛去月上孤株子子高丹竈烟消無可奈白頭力盡但吽號不如且進杯中物爲聖爲狂任爾曹嘗所誦味故舉以奉聞伏計三復不已也凡所以著書明辨者以其事之介於邪正是非而今所謂邪學以一慾字作爲法門宗旨任情肆欲麀聚潰倫卽是夷狄中夷狄禽獸中禽獸豈學云乎哉無所忌憚至於斯極而輒舉天以實之矯誣上天罪不容誅祇宜剗殄滅之無遺類已矣何足爲辨哉安之稱以天學不亦有欠於尊畏上天耶



與老洲吳丈 戊寅九月少聖

安氏所謂天學考論辨草草儘如盛教洋書所云亞當耶蘇及天主親來救世等說無倫無脊不經不道都無足辨而安則以爲此等言語其可謂十分停當而從信之者抑亦過與而太恕也其言當下不成說豈有停當不停當之可論哉愚昧慢尊一句語亦未足爲闢廓之辭也嘗聞所謂天主者以詩書所稱上帝一切歸之於真有舉在帝之庭在帝左右等語以實其語今此托胎降生之云尤是悖理之大者假托上天乃所以在狂惑下民其所謂專以事天爲宗旨者

非敬天也卽褻天也不直火其書亦當滅其類不教毫髮苗脉存留世間已矣喜生惡死人之常情而爲此術者視刀鉅如茶飯雖欲人其人亦不可得縱使莅之以堯舜之聖刑政無所懲而仁術無所施是尤所哀矜者耳

閒靜宋公瞥見洋書中謎人心目者而遽云篤倫清苦苟料其害流當世禍及生民浩浩餘波塞路滔天則猶恐火其書殄其人之或淹晷刻寧容云爾耶然爲邪黨所藉口則丁寧其不容不改也審矣斯翁妙知絕解固超出流輩而厄於短造罔充其志業是爲



俯示理氣本末之論玲瓏透脫讀之灑落人皆知孟子之有大功於聖門以其言性善而不知養氣之論其功亦大須合性善浩氣而觀之其義乃備盛教益無間然矣心本善其言發自程子當配於孟子性善之旨而南塘諸公不有定論倡爲心善惡之論其貽害世教萬倍於人物性異之說也心性一也善則心性俱善惡則心性俱惡安有以惡心而具善性之理哉其無見於心乃爾則其無見於性亦宜也以氣質當心體則是不識心也以偏全作本然則是不識性也自不識心性而攻心善則歸之於釋氏本心斥性

同則稱之以人獸無別詎不悶哉先儒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而其實則認心爲性認氣爲理二者無一之見焉所以終於異端也吾儒心善之說何嘗髣髴於釋氏指靈覺爲善而南塘之抑勒爲說如此亦見其太執拗矣心性一致理氣同實卽鹿門所雅言而性大心小何以盛性之云極令人聽瑩若言其大小則性果是有形底物而心果是血肉之心耶要其歸則以南塘攻南塘豈不爲正見之累哉向者理氣體用動靜之說今茲本末之論推類而求之則無往不通九京可作晦栗二賢亦應莞爾惜不令塘鹿



兩公見之也區區者嘗謂奉持斯訓度不迷於上達  
栗翁每云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愚於門下亦  
云爾顧涇陽高粱溪遺書日昨從故家藏書中借得  
故不敢自閱謹茲先納以巾几滯洛計無多日也兩  
賢爲東林諸賢之冠曩潔身不染名節克完固己可  
敬而當陳王輩喙鳴之餘不由師承倡明正學一綫  
斯文之脈賴以不絕厥功豈淺哉涇陽門路似未盡純  
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至以爲壞天下  
教法自斯言始豈無所見而然乎至若梁溪則壹遵  
程朱繩尺幾乎醇乎醇者且於理氣根源直截透悟

處非獨涇陽所不可幾及薛胡羅三子亦應讓與一  
頭也因及看詳故不敢妄評願承水鏡之所裁焉兩  
公於朱子極意尊信而猶不快舍陽明或稱以大儒  
豪傑牽連愛護之意自見于辭有是乎風氣之難脫  
也

答老洲吳丈

戊寅陽月三日

垂諭明儒學術之醇駁偏正一一中窳若從金秤稱  
來詎容贅一辭於其間哉明興固嘗敦崇正學表章  
程朱之訓詁用作萬世之規矧洪永成弘之際上微  
此不以爲教下微此不以爲學天下之言其不出於



洛閩者鮮矣時則有若月川敬軒敬齋者作而粹然一出於正矣嘉隆以降教夷而俗頹王陽明陳白沙輩倡邪說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被其誑惑者咸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程朱緒言非孔孟之真也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迭出而喙鳴以螢爝之微爭日月之明以蹄涔之細抗河海之大祇見其愚且妄也然則其詖淫之禍遂成波靡之勢陵遲漸漬至於大壞使三綱九法掃地而盡亾其國而乃已嘗謂明統之亾不亾於闖賊不亾於黨禍而亾於學術學術不正之害一至此哉禍世之事非一而未有若斯

之烈者也王陽明諸人不得辭其責古人云擒賊先擒王豈不信哉涇陽梁溪痛懲斯弊起而救之諦其所謂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之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洞闢陽明者亦峻矣其學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自在知覺縱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於靜則窮之未必盡得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莫無近於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乎無亦近於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論乎且梁溪有云桃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旣云非孔子之



教則何謂孔子之學然則學與教爲二道其可乎哉  
以梁溪之卓識猶溺其餘波罔克自拔惜哉其論理  
諸說未及看詳不敢妄評而斥陽明已不及整菴之  
痛切此一着亦輸整菴數駕耳真儒固不世出則未  
易議到敬軒學術固大醇而出處則不正月川較敬  
軒微矣而又失身於永樂整菴律身清嚴立朝正直  
急流勇退守死善道考諸表裏而無瑕尤但其理氣  
人道心之論未可謂考亭之純臣是爲欠耳門路純  
正德業崇濬壹遵洛閩之丈尺而亦不爲程朱僕奴  
者惟胡敬齋一人惜其年壽不永莫究其志願之所

極也器局不弘有欠大受之量盛教似然而是則短  
造之所使然也苟使德隨年邵識隨學進則局量亦  
不從以弘大乎至若顧高兩子值世道斯文晦盲否  
塞之餘以一身之微作三百年道學名節之結局奇  
哉奇哉天之生斯人豈偶然哉不可以學問之小疵  
而掩名義之大體未知如何三代以還得國之正惟  
漢與 明而明朝亡國之正正於得國之正是則三  
代兩漢之所未有也以故節義之盛自載籍以來未  
有及 明朝者泰昌天啓之間龜鼎將移而以血肉  
撐拄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甲申之變攀龍髯



而禱螻蟻者東林也南渡以後隨三皇而殉國者東林也不從雍髮之令爭捐百口之命雖九死而靡悔者亦東林也東林之流風餘韻尚可以作志士之氣起曠世之感不直生色於末運而已彼納國讎賊屈膝犬羊之徒自知莫逃於法義之誅乃反媒孽其短可謂無人心者矣皇朝之屋社卽是東林殺戮之禍有以毆之豈東林諸賢激成而致之哉範圍力量氣魄風神東林固不及黨錮羣賢是則時勢然也風氣衰旺隨世級之高下安得不爾哉然風聲所動視死如歸維持一脉正氣於天地閉藏之日則東林

東京其揆一也豈容差殊觀哉但梁溪之自沉止水恐未若就逮以受君命之爲正終是爲責賢者備之義也未知如何

答老洲吳文

戊寅陽月少晦

除命將踰月敦諭又繼降疏舉恐非可緩亦不必視同人爲前却不識盛見如何頭辭書新授某官壹遵漢翁往例恐爲得正漢疏之書官不書階未知何據而似涉違式從告身并書官階恐宜年月上虜號沒不可書此則雖以違式而見却亦不當改度竊計已入思議整頓得正也妄控瞽見適足以添日下之



燈耳

答老洲吳丈 戊寅臘月

纔登薦剡卽蒙史官宣諭卽 國朝儒選以來所創  
有之事盛舉也異數也門下之未遽承膺口授不敢  
循例附奏之意俾之誥稟而卽舉辭疏者一一得體  
無容議到繼自今更有史官臨傳恐當附奏如例再  
命與初命不同故也始之旣存未假冒當之意至于  
再三則恐涉過中有往無復亦義分之所不敢出也  
若至獻議則一番辭異之後恐不容不對遂翁以不  
謀其政之義一言不及時事而引君大夫問則告之

義有所議及則對斯事折衷得正願門下之取法焉  
辭本年月之冒書僞號竊所深恥故有所仰煩矣自  
居以常調而循俗書之者固出於撝謙之意而豈雅  
衷之所自安者哉愚亦爲之不嫌矣嗣后陳章不嫌  
改鞅申望申望不書虜號肇自兩宋先生至雲坪性  
潭壹遵而不變湖中羣儒咸用斯例云夏考雲坪集  
辭咨議疏貼黃有曰感 聖祖曲諒先祖之義慕古  
人恥屈後代之節尋常文字不書虜號上達之語亦  
不忍變其素守云云疏徹被 嚴教而亦不改度斯  
事亦足可據矣問及中洲故事于子岡則答云曾爲



之寫疏而不去偽號亦未欲高自標致而然耶抑有所受于漢止兩門乎是未可知也貞漢諸賢已例無從聞知貞菴嗣孫日間當來云而後生之未逮事者其何能諦家庭故實乎第當扣之矣莫論往例之有無其不當書則沒矣前後逕庭恐有所不暇恤焉耳假使嘉陵崔處士從兄弟而當之則詎容貳辭於其間哉如位高儒賢當領曆之列者未知處虜曆如何而揆以辭受之正則恐宜還納是則豫入思議伏望

答老洲吳丈 己卯二月九日

孟子所云犬牛人性不同之爲氣質之性盛解諸說

明白透脫殆無餘蘊皆是賤子平生所茹蓄而欲道得者讀之灑然心目俱醒至若分殊由於氣而大本本然亦各具於分殊之中此乃濂翁所謂混關之妙云者尤不勝贊頌朱先生以氣質二字了犬牛人三性者不直答程允夫書爲然語類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本章又曰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卻有同處仁義禮智皆同按皆同者本然之性而其中却有異處按有異者氣質之性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孔子謂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  
世被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  
說性無善無不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歟不知人何故與犬牛異此兩處似欠中  
間一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  
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却於這些子未甚察  
氣質之性據茲諸說則不翅微發其端而已但告子  
辭窮無復辨難故不得說盡分殊之理是為恨耳竊  
嘗以為本然者即一原之異名而一原之外更無本

然異體者即指人物氣質不同者言雖則不同而其  
本然之妙無所不在故曰以氣質之性而謂之異體  
以本然之性而謂之一原茲乃不易之定理而南塘  
不有成訓創立已見局分殊之末而昧大原之本其  
所論犬牛人性之殊者非直指異體作本然而已其  
所以認氣質為本然則其見處去告子只是一間耳  
若是者何以服人心而嘿人口乎竊恐一拗字為之  
祟也以鹿門之文理密察而亦作此見解弁髦朱子  
之訓而亦不恤詎不可惜哉斯翁做病專在於看形  
氣太重常切切乎人物分殊而不知有傷於萬物一



原安分殊於大本與安氣質於大本者殊塗而同歸  
認偏全爲本然則幾何不認善惡爲本然乎雖不取  
直以人  
之善惡爲本然之性而以人物偏全爲此說者蟬棟  
作爲本然之例例之則自歸於本然  
乎性善之旨云者盛諭一一痛切其出於憂患世道  
之意乎重爲之欽歎童觀先覺之教彌仰尊光之盛  
而以文文而自諉童觀則知言明理之功其誰居之  
况講明義理尊畏先輩當并行而不悖乎

與老洲吳丈己卯二月少晦

此去兩金學士書下覽可悉也時節不是當五字盛  
教云云可謂一言以蔽之無容更商而疏論既發其

勢不可遏則一度叫閣用作異時公案亦自不妨是  
則任他院儒所爲未知如何初發之疏當爲日後張  
本要須文字善美然後上感帝王之尊下慰士林之  
望今日任斯責者舍文文其誰石儒之造請固也爲  
斯請者非直以門下之名位也以農翁腳下惟門下  
歸然耳漢江所謂當日闔門講道之樂別是格外淵  
源揄揚敘述之責卒歸於成相之地事有不偶然者  
其言真切盛懷感慕有未忍終辭者待其更請而見  
副伏望日後公案專繫於文字之得體云者誠然誠  
然文文而不作則疇敢代斷既發通設廳因無文而



撤則貽羞如何云者邱隅之言亦宜也深諒其不可已之故亟許院儒之懇申望申望

別幅示教一一仰悉形象三洲德業處殆無餘蘊苟非寤寐羹墻知德真切曷能道得乃爾子雲堯夫不必俟於異世欽歎欽歎至若四七說精粹微密無少餘欠不直爲斯翁文字中第一朱子後來明及吾東羣儒言理者不翅十百家而未能或之先焉盛教天地間有數文字云者豈不信哉斯論也與栗翁參差者只是七情之兼言氣與主氣一句而已農巖所云七情雖兼理氣其善者氣之能循理者也其不善者

氣之不循理者也初不害爲主氣者道得退溪之未能道得發揮栗谷之未盡發揮九京可作兩賢應堯爾而笑疑貳於栗谷而勸刪於原集者竊滋惑於黃江諸賢也今者闡揚先生微言而刊落此論則是贊孟子而不以養氣性善述周子而不以太極通書其可乎雖險塗難盡滔滔是瞿塘灩澦其於日光玉潔何哉來教慮患恐涉過計之憂世豈復有二李度中乎

與老洲吳文 己卯七月十九日

病裏不敢看書偶思孔門諸子惟曾氏純乎孝者而



孔子獨稱閔子騫以孝哉者何也抑以曾子處其常  
閔子處其變處常者易處變者難也耶是猶羣聖人  
之中特稱帝舜爲大孝歟益稷皋夔伊傅周召何莫  
非純忠而獨逢干以忠著名者亦以所遇遭不常歟

與老洲吳文 己卯七月二十九日

近思錄太極圖說陽變陰合註既云五行之變至於  
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則語意已足而又推  
上一步說其所以爲陰陽者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  
然何哉太極陰陽五行三者固各占一位而亦不相  
離才說五行不容不動着陰陽才說陰陽不容不動

着太極卽自然而然者也朱先生釋經固只解本文  
而不侵過界分亦有究極本末發揮得盡此段註解  
不但曰陰陽生五行而必先言有太極則一動一靜  
而兩儀分其末不但曰五行爲陰陽而又必說到無  
適而非太極之本然若是而後理意俱全耶上文說  
太極生陰陽則陰陽之本於太極固已著矣至此段  
而只舉陰陽五行則若與太極一位隔斷故又提撥  
而言如此則可知五行之亦不外於太極也故結之  
曰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如是看得未知如何  
致知篇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  
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橫渠說愚於此段嘗欠分曉子貢所謂不可得聞者  
止此蓋謂聖門之教不躡階級性道之蘊常所罕言故聞  
之爲難也橫渠之意蓋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常  
常言之而子貢所謂不可聞者非謂耳不得聞雖聞  
其言而不能心悟其理則未可謂聞必須了悟然後  
方可謂之聞也是猶夫子告曾子以一貫也諸門人  
之所同聞而獨曾子曰唯而門人曰何謂也是則謂  
之會子得聞而門人不得聞已矣橫渠之意無乃如

此耶然以聞爲了悟恐涉太深異乎子貢本指此所  
以不載於論語集註歟願承明教

與老洲吳文

己卯八月七日

收養之服不見于儀禮者何哉古者無異姓相養之  
理而然歟養母之名肇見於闕寶禮而服以齊衰三  
年然家禮則不載載諸家禮圖者非朱子之筆也既  
有養母宜有養父而闕寶之只舉養母者亦何義抑  
以乳哺拊育恩參造化存乎養母而父不得而與焉  
耶至 國制始并服養父母是爲可從耶收養非繼  
后也雖遵大典服三年無降服父母之義而收養者



使之尸祀則當祭幾代耶既服養父母三年則服收  
養子以暮收養子之子以大功耶侍養之名古今禮  
家之所不言而近俗或有之然非禮也然既爲侍養  
則當服侍養祖父母如養父母而服侍養孫如養子  
耶祭止幾世耶恐當止侍養子之身以報鞠育之恩  
而已若上祀高曾則與爲人後而奉所後祀者無異  
所以要止祭當代也被人謀及如是爲對而言固無  
稽未敢自信伏幸明教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答老洲吳丈

己卯九月二十四日

蒙教圃隱處義盛論真是仁義精熟讀之灑然詎容  
異見哉特以責備之義聊控設難之辭靡敢自信稟  
裁於門下也至若麗祚不墜恭讓興衰間廢立之罪  
則圃隱當幸宗國之未亡爲法受誅而不悔而已若  
又不幸身先殞於屋社之前則有非吾之所可如何  
云者字字道得圃翁心出來九京可作亦應感曠世  
之知遇也理慾之分間不容髮處圃隱之地者有圃



隱之心則可無圖隱之心則不可如狄仁傑服事武  
璽而潛授五龍夾日以飛用啓復唐之祚故君子原  
心而恕跡苟非然者安得免失節之誅乎復國失節  
功罪維均不識其輕重如何身爲唐朝之臣目見革  
命之變當仗義興兵撥亂反正何必屈膝兇賊大節  
已虧然後乃爲其所當爲耶是爲方僂就事之圖而  
枉尺直尋君子不貴未可以所伸而恕所枉也未路  
人情滔滔是假真售僞壹是以守經爲本然後可絕  
文飾蓋覆之弊盛教假使事或有濟亦倖而已君子  
之所不取云者可以一言而爲天下法也欽歎欽歎

答老洲吳丈

己卯十月五日

所答朴君書上下語意精密完粹詎容議到哉其曰  
此神此理在天地滿天地在人物滿人物雖橫生倒  
生者元自具足若謂同於理而異於神則是造化生  
成之具有二本云者造理命辭益復卓然百回諷誦  
擊節而不已也斯人早被塘說先入常認心爲氣質  
認偏全爲本然執之甚固者爲十數年矣向服仁教  
於明德無分數之論謂無間然而竊不信及蓋不識  
心氣質之辨故於氣之本全欠見到非直未瑩而已  
明德卽心而心果是氣質則氣質其果無分數乎心



之氣與氣質之氣雖同一氣也而心則氣之湛一精  
爽故至神至靈氣質則一身之血氣查滓故有清濁  
粹駁其本末之分自有界限而浦論之混合無別者  
可謂求說不得矣真有見於理氣一原然後方知人  
物偏全之由乎形氣聖凡心體之元無分數而斯人  
也尚隔得幾重宜其不能粹渙于盛說也今茲承教  
之後未保其言下領悟而縱使然者不知作題目入  
思議用作終身工夫其所謂改見者亦太容易進銳  
則退速其能持守未可必耳南塘晚年亦改爲明德  
無分數之云而此老無見於氣之一原故平生不識

心

祇認心以火熾而靈覺已矣實不然則何以曰明  
知人之神明而爲一身之主宰

然則何以曰明

德無分數乎心本善故明德亦無分數苟有善惡則  
當有分數而論心則曰有善惡論明德則曰無分數  
其將分心與明德而二之乎其言之自相抵牾如此  
非但見理粗淺已矣豈不可惜乎

與老洲吳丈庚辰二月

定之以中正仁義之定字常看作聖人之自定既承  
盛謙益復自信矣夏考小註朱子說有曰衆人所以  
失之者以其不能全得中正仁義之極而聖人全體  
太極無所虧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



爲之教化制其情欲使之有以檢押相率而趨於善  
通書順化章曰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而註  
曰所謂定之以仁義據此兩說則當爲聖人之定人  
門下於此嘗如何解耶本文則當主自定看而包得  
定人底意是猶大學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  
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耶

與老洲吳文

庚辰八月晦日

以半載之阻服一拜之誨未足以敘盡慕鬱而煩襟  
披豁真若大寐之得醒也且簾閣潔淨圖書整齊高  
鳥游魚亦無非觸類會象自令人遊神道體動息間

來益泰懸誠懷仰不直以蒼葭秋水之興也憑伏聞  
巾寫過洛已然耶姑未然耶苟其然者益切依近之  
幸耳向者奉稟禮疑已聞命矣女弟之喪已鞠而殯  
于夫家葬地未占莫得以禮月克襄矣大功之憾未  
葬固當以單獻無祝行忌墓之祭而若過三月之期  
則當如之何此爲過期之禮當有變通之論傷無書  
籍可考伏幸見教焉三月而葬者爲天時少變也天  
時變而猶不克葬則異宮之祀恐不當用未葬之禮  
以闕三月爲準未知如何似有可據而姑莫記存謹  
茲就正焉過期不葬則期功諸親皆於當除之月除



服是則前賢之所為許而通行者也推斯義也自從  
第四月備禮行祭恐無夏商而未敢自信願得盛指  
以為取舍

與老洲吳文 庚辰臘月旬日

盛稿二身謹茲壁上伏幸領納焉竊嘗奉持斯編為  
斯文賀蓋千歧萬條之中獨尋九達坦道真真正正  
亭亭當當其為千萬人所共由之程也審矣至若明  
睿所照眼無遁理濳造獨詣洞見道原直是三洲後  
所未有有若得真傳於洲翁淺陋如賤子者曷敢下  
一字於其間哉祇當畢生尊信因之藉手見往哲於

地下而已中庸十六章章句則曰包大小二十章章  
句則曰兼小大承教二十章之先小後大者以先言  
修已後言治人修己小而治人大故云爾愚意則恐  
涉濶看罔克信及歸考異同條辨二十章許東陽亦  
會疑而曰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故曰大  
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斯言得之與盛  
見大同也朱先生尋常訓詁靡一字無下落而自念  
不求甚解以致闕疎是為愧也李霽霖置許說於異  
條然未及細究而然也

答老洲吳文 辛巳四月四日



下示副本恐非可已字句安排無容議到雖欲強覓其未穩不可得也遷 陵輓章製述恐有所不免姑俟 朝家指揮一時并舉未知如何三淵不受縗而製輓漢湖受縗而不製輓各有精義存乎其間耶竊嘗謂君臣大倫也苟可以伸情則雖不以官自居亦有所不容已者不受飾哀之服義之所不敢出也淵翁之不受縗雖似直截恐欠中道不可以爲法者也漢翁之不遵三淵遺矩恐爲得正耳至若辭異製輓卽不以見職自居之義也雖則受縗不宜必述而止菴諸賢咸作 元陵國輓是亦一義耶今茲一番疏

顛之後當膺

命耶否耶

大行太母

孝懿王后

聖德至

善真可以掩千古宮壺以吾門下地望文章應思所以微顯闡幽之圖恐不必終辭也門下素日常有爲宗國畢義盡忠之願區區所嘗心服者也門下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允在茲不識意下如何下貺木頭菜推諸孝養之餘俾作甘旨之需物意俱臻感無量而用供親廚賴以加餐彌不勝銘載

清人所謂文獻通攷中所錄辛壬事及辨正收議謹茲呈上伏幸下覽焉竊謂辨四臣之誣所以辨 英廟之誣固非可已而得已者而又有大於此者戊申



乙亥羣醜餘孽未始革心世襲凶言薪火相傳至于  
今宿焰未熄一朝風動則燎原燔穹其勢之或然者  
也安知無承以紙筆垂示來世如今茲之爲者乎蟻  
孔之滔天履鑄之刺日當爲先事之慮莫謂 聖誣  
之已伸君臣上下常息所以洞辨尊 英廟於日月  
之上是爲不可一日而忘者也嘗遊湖嶺間稔聞一  
種異趣之類筆之書而秘之者甚多往往公傳塗說  
啓不知畏云其人與書固難殄滅而無遺則待到滄  
桑幻化文獻無徵倒朔南而混丹漆必由於此輩所  
謂野乘非直忠逆邪正之翻了而已深長之慮豈有

既乎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竊  
恐 國家之憂不在於彼中文字而在邦域之內也  
以吾文憂患世道之苦衷計應有隱憂者存故爲一  
陳之

答老洲吳丈 辛巳七月六日

鹿門人物性圖在人則具書太極五常於圈內在物  
則只書太極而不書五常分太極五常而二之者尋  
常說不得而推不去矣伏奉盛辨所以歷舉刺謬開  
示真詮者靡有餘蘊讀之灑然本圖中人圈則太極  
一原居中物圈中太極一原分書左右居中與左右



是爲人物偏全之證乎不具五常底太極是爲何物  
太極耶人是具五常底太極物是不具五常底太極  
則所謂太極片片破碎何處見得全體太極乎若曰  
人有全太極物有偏太極則將不知爲幾箇本然其  
可乎既曰犬牛性偏而只通一路則又何謂理圓而  
莫非全體乎所云圓與全體只屬犬牛而言不通於  
人物則是各具也非統體也何謂圓乎何謂全體乎  
理則人物同一圓全而性則不同云爾則張子所謂  
性者萬物之一原者將如何區處耶此翁嘗辨性與  
太極而曰太極者本然之妙渾然全體性者卽氣而

名其所稟之理隨其氣而自爲一性今乃云性卽太  
極太極卽性而無二物者何哉若以性與太極爲一  
物則何爲有非五常之性非性之太極乎分言之則  
五常合言之則性太極其總稱也曷可以各目之殊  
而謂非一物乎犬牛之守順卽人之仁義本然具體  
不爲氣圍故箇箇五常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於物禁  
不下五常字者不亦異乎理氣固是一原則胡爲通  
之於人而局之於物也以圈之內外分未發已發而  
置分殊於圈內置氣質於圈外其將析分殊於未發  
全體乎氣質分殊同一已發地位而分屬於發未發



者誠不知其何說也分殊直在於靜體則一原更討於何地乎所謂一原有名而無實無一原則無本然也無本然則其將安氣質於大本乎其爲末流之弊奚翅正見之累恐非細憂也此翁以南塘分殊圖之安排未善改作此圖而南塘則一原圖書太極而曰性無不全萬物皆同分殊圖書健順五常而曰在人則全在物則偏人物不同此則猶以太極與性與五常爲一萬物全性同乎一原而人物全偏係乎分殊未若鹿門之判分殊於一原而分太極五常爲二也此翁嘗呵斥南塘性說而其論人物分殊則全襲塘

說而往往有甚焉雖謂之爲南塘納供可也下文離合闊狹之云亦沒已鼻闊狹之可言於動用而不可言於靜體誠如盛教而離合卽是混關之義則如是看得乃爲不差而竊恐鹿門本旨不出於此也蓋此翁有見於氣無見於理故自不覺認氣爲理惜哉

與老洲吳丈

辛巳歲秋既望

兩紙爲備覽觀謹茲呈上伏幸領納焉所謂陳奏文字卽是今冢宰所改纂者也前後本中君父及父母孔邇等句語是豈可施於彼虜者而容易下筆殆不知有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底意嗚呼是可忍耶嗚呼



是可忍耶丙丁以還權宜文字其所下語固久稱停  
而易嘗直加君父父母之稱如今茲之爲哉 本朝  
前後辨正非止一再于 明朝則固也于彼虜則亦  
云羞辱何伸暴之可言哉然苟非可已而得已如今  
日事則何患無辭而若是云爾耶今之士大夫赤帶  
蔥珩于于往役不知拜犬之爲可恥一涉燕庭心目  
俱奪贊頌功德殆乎峻極其不爲李鄴張皇金虜者  
幾希以故筆之於書者不少難慎原始要終則不待  
百年必化爲戎言之痛苦尚何仰喻如吾文文任斯  
文世道之責者應不勝浚長之慮也惟願吾黨之君  
子鑽研此義扶植鞏固爲地底之陽不食之果焉然  
事未易一二爲世人言也祇當相守勿失而已

與老洲吳文

壬午閏三月少望

竊有仰質者書經古文之傳疑厥惟久矣朱先生固  
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  
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凡易讀者皆  
古文難讀者皆今文又曰伏生口授如何偏記其所  
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  
訛損一字是誠然矣而古文尚書義理精確聖人復  
起亦不能易他篇不論如大禹謨十六言卽萬世心



學之真詮是可謂賈作乎孔子刪書之後可以吐辭  
爲經者惟顏曾思孟四子而已模擬假借自好者之  
所不爲豈以四子之聖焉而爲之哉漢儒而信能爲  
此則卽謂之經可也非聖人而可以爲經乎董仲舒  
劉向鄭玄輩爲漢儒之冠冕其言固多中理而亦曷  
敢道得乃爾翻弄手勢以亂聖經者其罪自不容誅  
董鄭輩亦汗不至此也如舜典首章及僞秦誓之類  
固多殺亂而惡可因之認全部爲僞乎明儒摭其  
一二可疑之端輒肆非毀并與虞廷十六言而闢之  
亦見其無忌憚矣不深究其義理徒求諸言語文字

以定其真贋者非直信道不篤已矣近聞丁若鏞著  
所謂尚書平如禹謨征苗虺誥釋慙之類咸歸於訛  
謬或有以發前未發衛經尊朱贊美者愚固未見其  
書莫詳其命辭之如何而槩知其極不是也舜干戚  
格有苗彌可驗動天之德感神之誠孚感之捷捷於  
影響自有難形之妙後人以私意測度故罔克信及  
而曰無是理可乎三淵謂舜干羽注有苗之格爲偶  
爾湊著若嫌乎干羽致和之爲太靈驗廣蕩太和之  
氣能消逆於千里之外何異韶成而鳳儀斯言形  
容得實當爲定論也若至成湯恐來世爲口實者爲



天下萬世慮以存君臣之大防其意至濶遠所以爲聖人也仲虺陳誥極言天命人心去就之常用釋湯之慙蓋言奉天之命而致其罰欽天之道而保其命而已我何所容其心於其間其本無可慙之義則亦不言而喻其所以責勵者至矣君臣咸得其正殆無餘憾斯事也何害於義而斷之以非真耶農翁亦云仲虺誥中仁義禮智信五德皆具尚書五十八篇准此爲然是豈容手分現化而乃爾乎蓋古文尙書出自孔壁孔安國悉得其書而獻之其事載漢書藝文誌則非可疑者而特其時值巫蠱未列于學以致多

少脫簡劉向之所校正未知與今行古文如何而出於魏晉之間者不能無錯雜故曰傳疑而已朱子所云假書卽以孔安國書序而言非指古文也直斷古文以贗者卽逐鹿而不見泰山者也苟使此輩任其喙鳴則其僮傳於劫火之餘者又不能自在是豈細故哉愚衷頰頰不容自己謹茲仰陳不識崇意如何斯文一脉惟有吾文文存耳此等處立論嚴峻然後真可以衛經尊朱千萬留神

妾子婦見夫之所生母不奠贄幣固極謹嚴已聞命矣庶弟方娶婦故喻以斯義則庶母以近俗所通行



而已獨闕焉不自勝其缺然是亦常情無怪乃爾也  
入私室行此禮不甚害理否願安承教

尤翁答南溪問曰其服既除則雖曰心喪而自是無  
服之人故可嫁而無嫌也耶也耶二字未夾之辭父壓屈而

哀痛之猶在則無間於已嫁未嫁而已嫁者既許其  
歸于夫家則未嫁者之嫁恐無異同斯言釋禮經有  
故二十三年而嫁之文而云爾非謂其當然也即今  
喪紀蕩然幾無禮防父在母喪禫後在室女不拘心  
喪往往嫁人乃以尤翁說爲口實每不勝憂懣近見  
尹教傳得觀氏答人問引尤翁說而曰據此則在室

女父在母喪禫后行昏禮恐不可謂非但尤翁未及  
辨破禫后心喪之名之非尤翁則有爲而發而尹說  
則援引乃爾竊恐承訛襲謬壞了大防是豈細故哉  
父在母喪禫而喪制已畢故始行心喪以盡二十七  
月之期尹說禫后心喪之名之非云者誠莫曉其何  
謂也幸取尤翁說更下一轉語用釋接用者之疑是  
爲扶植世教之一端故謹茲詮稟

與老洲吳丈 壬午六月

孟子七篇卽鄒聖所自著序說雖云與萬章之徒序  
述而作然必出於手筆朱子所謂筆勢如陶鎔而成



非綴緝可就云者已得其真是豈丑章輩所敢贊一辭哉且以無鄉黨一篇而知專出於孟子也馬史本傳謂孟子所自作而韓愈謂非自著弟子所記朱子於序說則從史記於集註則從韓愈道性善注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非雅泗注之注何哉當以朱子所云史記近是四字為定論耶且念孝經今文是顏芝所藏與古文尚書并出劉夏生以今文為正立之學官則其出於孔曾兩聖無可疑者耶朱子於諸經苟涉疑錯必云某當作某用寓鄭重難慎之義而獨於孝經直加刊誤者何哉苟知其為傳會亂真則刪汰其說可矣然而

採編於小學者何義願承明教

與老洲吳文

癸未七月十三日

直弼夜過喪餘而仍思出主祝今以二字上不書屬稱與名者恐是闕文豈遵家禮時禩祭出主祝例恐得未知如何家禮忌祝之只書今以二字者即因屬稱之不定而備要因之也願承尊門所行焉  
有人於此問其孫婦喪畢當耐其亡室而亡室尙在耐位當耐於耐位乎抑中一而耐乎揆以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耐於王父之文則孫婦之耐於亡室恐無可疑而時祭欲耐食於其亡室則耐



位無祝可告多少窒碍有如此者未若用中一之禮  
直附於其祖妣以待其人身死入廟而改附未知如  
何溪湖亦以斯禮問及鹿門而鹿門集中無答語願  
承明教

答老洲吳丈 癸未八月十八日

龜巖集已經崇覽否以若人而處若地只宜以當人  
分上了之已矣恐不必責備蔽一言松巖後一人斯  
已奇矣其論人物五常曰天命之性萬物只一原而  
無許多般樣自古皆云草木全塞不通元無知識種  
豆于庭底及長取木植中則傍近豆莖皆向厥木而

纏繞種匏于籬下則匏必向籬而蔓延以此觀之則  
雖草木亦不無知覺而人自不察耳又云豆匏之喻  
只引知覺之粗與人同者以明大本之性同非認知  
覺謂性此與松巖橫生倒生均冒五常之云昭然一  
揆能看得草木之亦皆有神其見處卓然乃爾淵翁  
所云不待師友講說而獨操其領者益令人隨喜贊  
歎

與老洲吳丈 癸未九月十日

頃者面稟餘干之論計應記有也朱子於光寧授受  
非直贊美又引鄭志說至謂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



始得無疑則殆無所獲貳而及答門人問則曰趙相  
國前日事有些不是處又曰趙子直可謂忠臣然以  
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何以見先帝於  
地下見語類百三十二編此與入朝日論經權議斬制者不倫  
或者初晚異見而然歟朱先生嘗屢勸子直厚賞酬  
勞以了侂冑而俾勿干政子直不聽以至於魚爛河  
決此子直沒分數之致也語類云云恐據末梢處置  
而言似不指承襲一事然其曰宗社大計則似從源  
頭說不專指處韓一款不識素日看破如何子直遭  
變事而不失其權真社稷之臣也議論不可到而義

理無窮則亦有武而未韶者歟尹鑑嘗以晦翁之仕  
於寧宗時肆譏切此則全不成事理寧宗以儲副之  
地承太母之命非求位而得位者非如理宗之爲權  
奸所擁立則何罪之有而不可服事乎此輩日夕洗  
垢索朱子之瘢者亦何所不至哉祇見其不知量也  
然或恐正學不明人見易說此箇醜正之說易致藉  
口之資爲一陳之幸亟立論昭示永世

與老洲吳文

癸未陽旬

近閱朱書答徐子融曰橫渠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  
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所謂太虛理耶氣耶  
看作理則正蒙中說太虛太和咸以氣當之不應於  
此獨喚做理看作氣則天豈容冒氣而名性豈容以  
氣合氣而名乎以故愚嘗以太虛屬神神理無間故  
也正蒙又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益信太虛之爲神  
也神固氣也而湛一爲本氣化爲末所以差殊也或  
以太虛直做太極看或云虛卽理以之爲天與性之  
名名理則似然而恐失橫渠本旨橫渠善說氣每由  
氣推理而理爲氣主今茲太虛之云亦以神字部位  
而言與理爲一者也是與子岡所往復而岡說如此

不識盛意如何太和章虛空卽氣有以虛空爲指理  
而言者斯言如何太虛之屬理屬氣或因其地頭而  
不類則亦當認理而擬倫於太極乎願服明教焉  
大祥入廟當祔於亡者之祖而支子繼祖之宗異宮  
異廟者亦當祔其父於宗家祖廟待祫而入其廟耶  
遂菴厚齋咸主祔祖之論是爲守經而亦有形格勢  
禁不得祔於祖廟者將權祔於考廟東壁則大祥前  
日告辭當改措云當祔於曾祖考而支子繼禰準禮  
立廟往祔祖廟勢有所拘權安于東壁云云未知如  
何



與老洲吳文

甲申上元前日

向席仰稟正服不練一款已有所思議勘破疏說者  
 否更考喪服四制曰十三月而練冠間傳曰期而小  
 祥練冠纁緣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纁緣而不特舉衰  
 而言故疏家有正服不可變之云而不知功衰之為  
 已練也喪服大功布註曰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  
 沽之也鍛治麤沽卽所謂練也受服功衰無容更練  
 故只言冠與中衣也鄭玄註雜記三年之喪功衰而  
 曰功衰既練之服橫渠釋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曰  
 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橫渠又云小祥乃

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練亦謂之功  
 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勉齋亦云受以大功之衰則  
 為傳記註疏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為上之衣非特  
 練中衣亦練功衰據此諸說則正服不練之論恐涉  
 無義不練則已既練云乎則當先練衰何謂正服不  
 可變乎張黃兩賢固得精義而為疏說所先入襲謬  
 久矣伏幸立論革誤而反之正焉

與老洲吳文

甲申四月望日

天根月窟之義更考出處則天根始見于爾雅而曰  
 天根也註云角亢下繫於辰若木之有根月窟始



見于揚雄長楊賦而曰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康節所  
援用卽出於此而只取其陰陽之義而已恐無餘旨  
也朱先生嘗釋康節詩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  
見天根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蟠天根豈識人等句曰  
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  
物又釋象贊手撥足躡之義曰姤在上復在下上故  
言手撥下故言足躡斯論說得無餘蘊恐無容議及  
耳

答老洲吳文

甲申四月廿七日

頃教寒岡疏語之撥逼

聖母誠如尊旨而此非癸

丑疏乃丁巳擬疏也有曰內主呪咀外應迎謀母子  
之恩已絕宗社之憤孰甚又引日以殺舜爲事之父  
母者固極悶絕而至舉武壘事而曰以今準古則母  
子之恩固已絕矣宗社之辱固已甚矣者尤萬萬驚  
悚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焉有母子而恩絕者乎其  
爲悖理非直罪狀 母后靡所顧藉而已此老嘗請  
臨海永昌全恩守經之論言足聽聞而乃於金甌之  
變不直不直諫反以凶論謂之正論莫無近於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功是察乎若是而不謂之得罪名義  
者非所聞也然尤翁謫行歷路至謁祠院漢湖抵書



其孫亦稱先生惟同春盛斥寒岡此疏則大尹曰一時時勢之論豈得盡違春翁答云時論亦何可苟從斯言峻正而亦不至聲罪致討者何哉其言雖害義力言廢字之不可萌心益恭子職以全至倫以體虞舜之孝云爾而有所原恕耶此其所以差殊於玄逸者歟同言絕字而玄逸出寒岡處故篤論者之擬倫不同以所從言之異路而然耶癸丑三劄咸救永昌是則無可追咎前輩或認丁巳爲癸丑陶谷集有曰改刊寒岡集刪此疏故今無存者云而考追刊原集亦載此疏耳

與老洲吳丈

甲申六月三日

華院碑事謹諭矣聞春間湖儒倡言將豎牲石因之請筆于院長院長未及悉碑事顛末而徑許之筆則未就矣李台景博問及賤身故披示漢湖答蔡士能書矣李台說與院長其事遂已云矣蓋碑文出於屏溪身後罔及淘洗直是潦率草本雖無理氣說不堪載諸金石漢翁之難慎實出於爲尤翁苦血卽此一事可以藉手而見尤翁也非直爲尤翁亦所以爲屏溪嘗謂尊敬屏溪莫如我漢翁苟非然者竊恐上累不少豈細故哉以是而謂之沮敗者真沒見識也不



有先賢定論乘虛闖發爲此嘗試之計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向後事未知竟如何而兆已見矣爲斯文憂詎有既乎願文丈持論益嚴俾一世士趨出迷塗而遵正路是爲所仰望耳

與老洲吳丈

甲申六月廿一日

賤息蒙昧不堪仰累鞭策而伏荷大度留處門墻舉家銜戢若何可極渠天資固未始不可與入道者而因病失學志力不強未有以慰人意政朱先生所云只做舉子業尚恐不成者在門下適足以枉費氣力妨奪工夫惕息惕息若蒙時雨之化克充飲河之

量可以真做得人是爲所仰望耳上面進步晦翁亦云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強然賤息所矢願亦不至甘處下流惟願處爐鞴之中鼓鑄得成耳近日竊念程先生言性卽理也則亦當云理卽性也俗儒祇知天命大本之爲性而不知四肢百骸動靜瞬息之理莫非這性也不知性之卽理則以習爲性而混於善惡以空爲性而淪於虛寂不知理之卽性則求諸高遠而差於常行溺諸泛濫而昧乎本原性卽理所謂天命之无妄也理卽性所謂萬物之皆備也如是看得未知如何莊陵續誌二身呈上恐不及成書恨



不見梧陰李台所更定者耳

與老洲吳文

甲申八月廿五日

憂撓頓洞倚閣書課而偶披尤翁奏議援朱先生論  
宋僖祖當正太祖東向之位請以 穆祖居太祖之  
位 太祖以下列序昭穆斯事也莫無以天子之禮  
施諸諸侯耶禮天子禘其祖以配天如虞夏之於黃  
帝殷人之於帝嚳周尊后稷爲太祖而文武居世室  
焉諸侯則以受命建國者爲太祖如魯祖周公齊祖  
太公燕祖召公之類是已未聞齊魯諸國又祖周公  
太公之所自出卽禮所謂不王不禘諸侯及其太祖

者也如近世公族只以別子爲始祖爲百世不遷之  
宗而已賤見如此願服明教焉

與老洲吳文

甲申復月五日

繼后者若在於期大功服未盡之前則無不可稅服  
之義耶以喪在於未入後之前準以小記生不及祖  
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之例父母喪及承  
重外尤庵陶庵兩賢俱不許稅服而出后之日未可  
用追後聞訃之禮否不責非時之恩祇施於喪服年  
月已過者則曷可謂所後之非天屬而計較恩義輕  
重當稅不稅乎願聞明教



與老洲吳文 乙酉正月二日  
除夕拜廟不識如禮何是固象生人舊歲之拜而廟中之禮非所以象生也莫無近於褻乎禮無日朝廟之文而家禮始舉晨謁故昔人亦有以體輕情勝爲嫌然揆以事亾如存之義不可以近情而廢之如除夕拜廟亦當以斯義處之已矣願承門下所行焉

與老洲吳文

乙酉五月念六日

有人於此父喪逾月而母死將同日而葬葬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自有孔曾定論無容議到而父喪則三月母喪則逾月逾月而葬者當待三月卒哭

而耐三月而葬者則卽當卒哭而耐無待後事耶小記所謂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以葬母旣竟不卽虞耐更脩葬父之禮父喪在殯未忍爲虞耐也今也則同日而窆同日而虞焉初無脩葬事之可言然則母喪未卒哭無不可行父喪卒耐之義耶卒哭在所卽行而耐事固無早晚待母喪卒哭同日而先後舉兩耐未知如何未若卒哭而卽耐爲得禮之正也答人問乃爾而終莫自信願從門下決之向者承喙滄溪集不弁農巖序云歸檢鄙冊則是序居上頭南九萬所著次之無乃始載而終刪耶序末以朝論同異調



停爲主不害爲善學考亭致詰于滄翁故或不滿意竟致其手分現化耶苟其然者恐非以德愛者之爲耳

與老洲吳丈 丙戌菊月十三日

湖右羣賢爲物不具五常之論者動以農巖上尤翁問目爲口實而此是說難非定論也問目體段本自如此而且其所謂人物差別亦以氣有通塞而理隨而偏全者言卽氣質之性也何嘗云本然之稟不同乎此曷足爲物不稟五常之證乎淵翁之以混載爲欠而欲判舍之者亦有激於湖說而云爾也近考農

翁與權癯溪論思辨錄書有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人之所獨得也故章句解天命之性必兼人物而言今只言授與於人而遺卻物字是天命之性人獨有之而物不得與也是全不識性命之理也此爲晚年定論爲湖論者見此書而亦可以知所取舍矣程子嘗云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而愚則曰不惟血氣之類飛潛動植橫生倒生者均稟五常五常者五行之理也五行未生之前五行之理已具故五行之生也此理渾然具備受五行之氣則稟五行之理豈有其氣而無其理者乎人與物同具五常之德而草



木其氣塞故有生氣而無知覺靡所感故靡所發禽獸其氣偏故有血氣知覺亦有所感而僅見一點之明人則得氣之正通故四端隨感而見所以爲人物之分殊也偶檢農巖集信筆翰寫必不中理悚息悚息

答老洲吳丈

丙戌陽月上旬

俯教妾子爲適母黨服一視君母之在不在不以曾服先適母黨而已之者是爲不易之定論也喪服傳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專出於畏敬詎敢以旣服而不服哉徒從者旣無情實則與妾子承嫡者有異

恐不當叙戚展廟以無報服而可知也教繼公亦云

庶子雖服君母之父母姊妹

彼指君母之父母姊妹

於此子則

無服蓋庶子以君母之故不得不服其親而彼之視已實非外孫與姊妹之子故略而不服推斯義也其不爲敘戚展廟審矣通典臧壽所云旣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無以異者恐爲得正至若徐藻庾蔚之則以外氏無二統而謂不可悉服外服無二者卽以出繼者之爲本生外黨承嫡者之爲所生外黨而云爾妾子之服嫡母黨非以外黨以賤不敢不從服耳焉有二統之嫌哉徐庾說恐不可從未審意下如



何通典說載讀禮通考

十三編君母父  
母姊妹條下

伏幸檢覽焉

答老洲吳丈

丙戌臘月既望

近齋實記已經繙閱否此翁平生秉執固嘗以尊讓  
大義爲出處之大防而晚年不膺講官之命卽其  
所結局也雅言若曰薦主李相一句詩妄發實關斯  
文與春秋冠儒者恥受其薦若晚已矣李鄴之張皇  
虜勢古或有之而豈有若李相詩語之可驚可駭哉  
以奴服而比諸過宋之服尤翁猶以侮聖罪之以宰  
予贊夫子之語爲媚虜之辭者惡可免得罪於萬世  
乎此吾所以恥姓名之汙於其手而不進身也又曰

余之辭 元子僚屬以李相之所薦故也彼得罪聖  
門見棄士論方以名汙其手爲恥何可冒出乎區區  
所守專以尊聖人攘夷狄爲心而又當 聖朝新刊  
春秋闡明大義之日爲士者去就尤不可苟然也竊  
自附於匹夫之志雖因此而受鈇鉞之誅亦不悔也  
義理所在禍福不可顧也不識春秋何以事君不尊  
先聖何以輔 元子此其失心而發者也愚嘗揄揚  
斯義爲文以祭之筆不副心若斯其拙陋而爲備覽  
觀謹茲錄呈焉伏聞任丈所教交文以此翁不出因  
所處而致然恐未詳裏面曲折而云爾以故爲一陳



之伏幸體究用作微顯闡幽永世不朽之圖焉此翁本原澄澈灑落寒水皎月初不受累於物故明白純一洞然無間而獨抱遺經尋究墜緒以心爲師浚造自得真知實踐遂成其大引義自靖亦其大德中川流也世無知德者殆將湮滅而不稱此愚所以篤論而永歎也環顧一世慕摯而識淺者惟有吾文文存耳遺事既有曾中草本固知早晚寫成而墓銘尤不容少緩千萬留神焉氣衰文衰六一所歎日遠月忘前哲攸感母亟失時及蚤下筆是爲所厚望耳顧今天地之閉塞極矣冠履之倒置久矣耳目所狃以爲

當然無復忍痛含冤之意至加以父母之稱則殆有權宜文字以來所未聞者也若是者舉吾邦而夷狄之卽所謂漢面胡腸也非直一部陽秋無地可讀而已若使近翁而在者其必毀冠裂冕也審矣以此時闡此義恐爲立天經扶人紀之一端是亦時措之宜也可但爲近翁地哉惟門下可以聞此言惟愚於門下也可以此言進未易一二爲世人言耳

魂帛卽古禮之重只有主道而已出納如神主者恐涉無義帕覆椅子奠上食時不立置恐爲得正未知如何



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士虞禮不用素器據此則未葬當用素器既葬當用吉器椅卓筵席當視器之素吉爲度耶陶庵引檀弓奠以素器之文爲葬後床卓帷帳用素之證而檀弓則以未葬而言恐難爲的證集考所謂除椅卓筵席外當用吉器者亦有何據器與筵床恐不可分而爲二用素用吉亦不宜差殊未知如何

近俗返哭時有位者設軒輅無位者設鞍馬用倣

王朝返魂儀者無已僭乎祇用靈車

以俗所云要舉當之

恐爲

得禮未知如何

返魂時不辭墓爲其專意於神主實有精義存焉沙翁見得真正當遵無疑而櫟泉之從南溪以哭辭爲是者有不敢知情勝哀至有不違念及於失禮耶

與老洲吳丈

丁亥閏五月廿三日

朱先生嘗與呂成公論喪中講學而不以爲不可陸子靜則以朱呂所處爲失以有欠於不旅行不羣立之義而云爾耶門下於斯兩者何居焉時有一二學者相從問字而兢兢乎所以相與願承門下往例而趨舍焉孰白直弼五世祖殉於孝已蒙旌闈設丹門



于丙舍者久矣先考喪畢則行將準禮祔埋神主而分限有定薦誠無所私心感痛方謀移綽柩于京第用作後世子孫瞻依興慕之資不識於盛意如何墳菴亦故宅而以其有京鄉近遠之別而乃爾然建立既久未敢自擅謹茲稟裁

沙溪答人祖父母及父母并喪襲斂成服先後之間曰喪在一日內襲斂成服當先祖後父泉翁引此爲爲人後者祖與母成服先後之證斯言如何沙翁說卽先重後輕之意襲斂固當乃爾至若承重者成服恐當先母卽由下而上之義也近有人喪子未期而

又身死立繼后孫其家據兩賢說欲先成祖服故愚力勸其先父不成父服何所由而承重乎願服明教出嫁女除服後恐不宜縞素以終三年然亦不宜純吉衣用玉色冠用皂色玄笄烏紵爲心喪之服恐宜古者除服不直接於吉躐月服微吉未知如何

與老洲吳丈

戊子元月八日

胤兄得邑以新較舊道里近水泉清未必非得計而近聞全局垂弊夏夏乎著手然盤錯別器是所厚望耳板輿就養當在開月云啓道定在何時茲土山川風氣爲嶠右之最興巖峴泉有同春櫟泉兩世遐躅



杖屨攸暨文藻留馨俱堪臨賞因之歷選一路羣勝  
用追寒泉貞菴故事恐愜晚暮助心之趣也嶺俗衰  
颯無復五賢餘韻而猶勝於諸路者以其尚質也有  
質故亦有文一變則可以至魯漢翁嘗評諸路人物  
而以嶺為最勝安知無誠心願學如權必稱之於漢  
門哉引進誨接陶冶士心俾有烝烝向道之美則一  
番命駕所係非細千萬留神焉成秋潭蔚然為嶺儒  
之冠冕而阨於短造罔充其志業淵翁以少微星晦  
致其悼惜者非溢辭也其胤翠陰式克繼聲允為善  
士其家世居邑下而零替不振兩世遺書尚戢巾衍

幸徵稿而覽觀焉盛稿伏荷示及盥手莊玩即其妙  
道精義之發皆所以綜萬理而析羣言不苟為唯諾  
而無違於成訓一用我權衡而咸有所依據精粗普  
說表裏俱徹明白條暢無復餘蘊每一奉讀心融神  
契若大寐之得醒也斯編也上可以為往哲續緒下  
可以為來學法象則一立言之間而功與德已具然  
文亦待人而傳而孤唱寡和無有為之闡述者是為  
悶耳

答老洲吳丈 戊子元月旬一

近者授學者以鄒經逢蒙學射章朱先生以庾斯之



不射濯孺謂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無足法是固  
然矣然爲公則背師爲私則背君如之何則處二者  
之間而不失其正乎程子云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  
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斯言也莫無更  
商否如羿之篡夏則學射者固宜仗義討賊而亦當  
終身自廢至若庾斯之於濯孺則可忍反害乎庾斯  
之爲恐不可全非也衛君之命追鄭人也庾斯引不  
可殺師之義辭而不往則私恩公義庶可雙全惜哉  
庾斯之不講此義也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則雖係宗  
國安危存亡曷可殺師而報君乎恩義若不可并行

則只當殺身自靖已矣師生之倫墜地久矣必有以  
程子說藉口而貽禍世教者是不可以不慮也不以  
師之惡而隨衆斥絕如鄭桐溪方爲盡分若徐澄修  
輩真桐溪之罪人耳願服精義之論焉

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鬢見柩故變也改葬亦是見柩  
則婦女之應服總者外出嫁女及有服婦人待出柩  
亦當服素加麻加麻者當除於望哭之後耶當待反  
哭於廟耶尤翁雖云弔服加麻者葬訖而除然揆以  
小記總小功虞卒哭則免之義則男女加麻者畢事  
而歸告廟後除之恐宜未知如何



與老洲吳丈

戊子臘月二日

病枕偶思三洲所云理之名本因事物而立斯言也非世儒隔面摸象之比而若是者卽似從氣推理理爲氣本之義莫無爲拘乎三洲又云理雖非有一箇物事立於氣外亦不可直以氣爲理俾後人精思以免承襲而終不能洞然看得孤負斯翁大矣竊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聲臭無能各而自然爲萬物之主者存乎氣先氣之所以生也然則理爲氣母氣爲理子理寓於氣如母之依子母之立名雖因子而云爾子之未生自有爲母之理何待子生而後名乎若

云理因事物而名則有似氣爲主而理爲賓如整菴之混理氣爲一物者安知不藉口於斯言乎雜識中合世言理氣二物以下四條而理會其義可該願更承教

撲馬布鞍祥後恐不必改待到禪變未知如何

答老洲吳丈 己丑元月廿二日

示教夷齊事其所以闡清聖扶倫之大節斥安石執拗之邪說者明白痛快靡復遺蘊不惟賤見不悖之爲幸耳二子之以一身而任萬古綱常之重者卽以叩馬餓死兩事耳讓國非不是盛美而在二子不過



大德中川流是曷足以當得仁無怨之贊乎信若安石之論二子祇做太公而止耳伯夷太公若是班乎爲斯論者壞天下之大經卽可以遺害生民貽禍後世矣尊先文靖公論辨兩編奉讀屢回矣有曰以紂之惡而身嘗避之及其亡也必致臣節是非孔子所謂不念舊惡以周之仁而身嘗歸之及滅殷也反不肯事之是非孟子所謂非其君不事歟者發兩聖微婉之辭敘二子盡分之義言出守經事亦足徵而至舉蘇子瞻武王非聖人之論而云將曰武王之聖焉而猶不免焉則亂賊其可以少戢哉名義極正命辭

沛然永有補於世教大矣若使淵翁而見者亦應莞爾而笑悔前說之傷快也此意說與子岡則答云舍己之從豈俟終日以子岡之明理知言宜其乃爾也

答老洲吳丈 己丑二月十七日

下示衷紙盥手擎讀劈破義理直窮到底嚴於斧鉞凜若雪霜可以鉏幽姦於旣骨永有辭於後世世教之幸也區區者異日泉下藉手而見往哲者亦賴有是耳彼黨類之被其誣誤者固無足誅此一邊人亦尊閣其書誦味其言而恬不知怪卽世道之大變也抑人將爲鬼魅而然歟所謂抵嶺南士友書塗人耳



禮記集說  
日久矣無一人聲罪致討任其邪說肆行而莫之禁  
言之痛心直欲將此文字播示一世揭日星於昏衢  
而或恐惹鬧未敢煩諸人是亦區區力量不足而致  
然耳當示及子岡相守勿失而已

家禮備要禫祭卜日子祠堂外主人禫服西向此禫  
服以何服當之乎似仍上文大祥設次陳禫服而云  
爾然今據古禮大祥受縞服則設次陳禫服云者當  
移載於下文禫條而至禫始服然則禫祭告廟當用  
祥服未知如何

間傳大祥后復寢非復內寢也復殯宮之寢也家禮  
大祥復寢似出於間傳而認殯宮以內寢也沙翁之  
移復寢於吉祭之後者得禮之正也喪大記禫而從  
御吉祭而復寢御是御婦人也御與復寢非兩項事  
而分禫吉而言之者何義無乃互文耶近齋云御是  
旁侍之謂寢是祗席之謂而旁侍亦不可爲直到吉  
祭而后始可復寢若是者方可謂終喪不御於內未  
前不可入中門是爲禮之大防故也孔疏所云雖禫  
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者極是極是未知  
如何

自虞至祥而無參神以有常侍之義也以禫祭條行



事皆如大祥之儀云而謂禫祭亦無參神則竊恐未然祥而入廟已非常侍禫而出主宜行參謁以不特言參神而闕之可乎遂翁所云文不備者恐得之未知如何

與老洲吳丈

己丑四月望日

麗史不住展繹否檀箕尚矣靡得而詳羅麗以還天荒未破夷陋未革或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經而人物則往往有傑特者事功言議不容磨泐雞林之統合鵠嶺之富強豈無所須而然哉牝晨司禍塵聚瀆倫固不厭天心而猶能享國永遠者皆名碩之力耳終

致圃隱殉道之正扶植五百年綱常炳然爲吾道之耿光未可與昏主庸辟一視而同案不審意下如何麗氏之亡亡於崔鐵城之死以一身而繫宗國之存亡詎不是社稷之臣乎嘗謂崔瑩韎韐中國隱也禍昌之際史多闕文而罪崔瑩以貪權誤國者皆出於鄭道傳輩賣國賊君混黑白倒上下之計其言何可信也崔固不學無術而其心則國耳公耳洵王氏之純臣也願服素日之月朝焉

答老洲吳丈

庚寅閏月既望

沈魯崇凶言悖說自有天壤以後所未有之大變上



下屢千載羣聖賢舉受誣讟可但 本朝往哲并時  
諸賢之被其刻埋哉其所設心必欲滅儒學種子是  
又往古異端之所不敢道者也苟有秉彝之天者孰  
不欲火其書誅其人而寥寥乎無聞亦可以觀世道  
也鄭介清之排節義朴世堂之思辨錄俱係私家文  
字若無干於 朝廷而 兩聖祖赫然震怒卽命詞  
臣辭闕而廓如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茲魯崇凶書  
不翅有浮於兩者而無一人引斯義仰顛者抑亦人  
之好惡有古今之殊乎象村嘗云凡係戕賢毒正之  
類生不能劓肉枕上則死當十世不宥不若是國不

爲國古大臣忠慮於國者宜其言如此矧茲非直爲  
戕賢毒正者乎雖云陽無可盡之理而以若頭勢必  
致殄絕斯文而後已天將喪斯文故生此妖孽作備  
乃爾不獨兆見而已念之心折

答老洲吳文

庚寅五月八日

萬姓無祿 貳極虛宇痛冤罔極中外同情伏奉下  
札謹審哀悼餘道體愆寧慕慮切切俯示副本仰認  
盛旨而 英廟朝收議時諸公皆難慎於服斬以有  
許多層節有難俱陳故以 國朝往例爲對而斷自  
宸衷引庚子君臣服制復舊之義定爲三年載之補



編者壹洗千古之陋而在丙午則難遵故服朞如  
今日正體之地尤宜承用恐無容夏商也至若疏  
家適適相承三世之說恐不可議到於王朝也

與老洲吳文

庚寅梧秋十六日

近被人見問退行練祭者初期日出系出嫁子女除  
服當否故引尤翁南溪說降服正服兩期皆令除服  
於期日矣其人援巍巖說而曰大功以下計月除之  
期則必待小祥而除之禮意已然中間遷就月數不  
當計之必欲待卒哭後退行小祥日而除服斯言  
如何或云他期服猶可除於本祥日而出系出嫁者

則未忍不祭而除是亦出於情勝情勝則失禮恐不  
可從也祭不爲除服則期制者曷可過期不除淹遲  
時月以待追練乎孔子所云非弗能勿除患其過於  
制者政指此等處也然則巍巖不當計遷就月數之  
論過情過禮恐難遵未知意下如何

與老洲吳文

辛卯上元

今有人死而適子先亾適孫又無子而亡只有適孫  
之弟矣當立適孫之子以承曾祖之重而無可繼嗣  
者誰當主喪耶禮無婦人尸祀之義則子婦孫婦俱  
不可爲主矣次孫承重沙溪南溪咸欲從范宣說然



殷及之禮既無父祖治命則義不敢自爲承重以冒  
奪宗之罪也徐邈曰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期裴  
松之曰次孫本無三年之道宜爲喪主終三年不得  
服三年之服二說得禮之正當遵無疑也司馬操駁  
二說曰其服宜三年外襄葬事內奉靈席爲練祥禫  
可無主者乎斯言似然而禮有無后無無主主者詎  
盡三年乎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  
祭大功猶然况期制乎有母而母斬則自可行練禫  
何必承重然後可乎哉近齋亦主承重之論而曰待  
異日長孫立后告由歸宗然既承重則移宗矣移宗

而復改之則宗不嚴未若服期攝主之自無關禮而  
因嫌干統也祝稱攝祀孫旁題以孫某攝祀待立兄  
子改題遷遞恐爲寡過也被其所扣見答乃爾而或  
恐由我而誤禮兢兢乎靡敢自信謹茲仰質伏幸明  
教俾作禮家之定案焉

答老洲吳丈

辛卯三月廿日

下示成老文字奉讀屢回辭理俱臻靡所虧欠縱欲  
強加點竄亦不可得也泉翁所述安鍊石墓銘歷敘  
忠逆源委扶樹君臣大倫明白痛快靡有餘蘊而揆  
以金石體段則恐欠簡要至若斯編裁製精允而敘



事該悉發揮聲討德隣一節亦足以喚嶺人之醉夢  
非直不朽此老已矣嶠俗尚質故固執不阿擇善則  
可以一於善而不擇則失於矢函凡係辛壬及某年  
義理舉被失志者所誣誤倒朔南而混丹漆真所謂  
小惑易方大惑易世也近世之自謂革面者往往不  
知迎順之辨曾留嶺中入於傳聞者大驚小怪且其  
秘藏稗乘一切反常云苟其然者恐爲向後無窮之  
憂憂患世教者恐當亟闡斯義用詔永世毋俾後人  
迷於從違也安鍊石羅學川於義理源頭見得分曉  
故能自拔於窠臼所樹立卓爾斯已奇矣而成公者

嚴乎兩人扶仗名義得文丈而益彰若使嶺俗舊染  
賴以維新則豈曰少補之哉

答老洲吳文

辛卯五月二十五日

都下有妻殺夫之變惡其夫漁色割勢以致命也爲  
其子者處其母當如之何魯桓被弑文姜與焉而莊  
公不絕母子之情以其有生育之恩也梁人有繼母  
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漢防年繼母殺其父防年亦  
殺繼母在夫則妻道絕矣在子則母道絕矣禮云繼  
母如母者爲其配父也配體之誼已絕絕不爲親禮  
也殺之以復父讎固也至若親母則與繼母不等子



無絕母之理爲其子者不忍離母而告官告則母死  
卽是子殺母也祇宜含哀忍痛自廢自靖而已是爲  
處變事而不失其經耶昔有人問於程子曰祖殺其  
父則告之其罪如何程子曰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  
明矣父爲子綱故以父殺子罰止徒年而孫告祖當  
死者以悖天逆理也其身當死猶不可告况告母弑  
父母當伏法乎然則其子之不可告非爲自活也斯  
事也人倫之大變苟非義精仁熟未易處得其正願  
服知言焉

明綱目一部六弓謹茲奉呈而斯編也疎略不該甚  
於雷淵正綱但筆法體裁往往多可取而第刊落南  
渡三帝不少槩見是豈成書哉 皇朝得國之正克  
配兩漢亡國之正超軼三代而三百年正史詎容老  
酋手分現化乎願門下卽明綱三書舍短取長梳洗  
整釐成一部綱目作百世信史如何如何竊恐晚暮  
精力不逮難於刪述指揮義例俾兩胤下筆如河南  
夫子之於范唐鑑恐宜兩胤識解筆力俱到非餘子  
可比故也李萬敷遺稿曾略綽繙閱間多悟解槩知  
其爲午類中翹楚也願更寓目息山集伏幸下借焉

答老洲吳丈

辛卯復月少望



頃者俯教師服一主大義云者恐無容議到也竊謂  
師服無當於五服故無服無服故心喪心喪之必準  
三年者所以同父之恩同君之義也君師父雖各爲  
一倫其義則互相兼之實理然耳當以檀弓文及孟  
子註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云者爲不易之  
定論而獨程張二子及栗翁欲量其恩義淺深而輕  
重其服者是則可施於百工技藝鄉塾句讀之師非  
可施於傳道受業之地者也若於道義之師差以情  
誼厚薄而不一其服則是貳視於君親幾何不爲父  
師輕重之歸乎一主大義斷以三年然後方可謂生

三事一苟非然者豈所以合君親之恩義哉世趨靡  
靡馴致於三綱淪九法斲者咸由於師道不立學絕  
教乖念之哀痛心喪之必準致方兩喪者以不可差  
殊觀也顧今師生二字爲世大諱往往視其師如弁  
髦土梗若復以三年爲度比隆於君親則必拘於心  
喪而不承師問學者有之然曷可慮其弊而廢其經  
哉心本非服故借朋友麻爲吊服加麻之制旣葬而  
除仍伸心喪是爲得禮吊服自吊服心喪自心喪不  
可混而一之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者指未  
葬而云爾乎抑通看三年乎若三年則當以吊服爲



心制乎黃王金三賢之服師用冠絰加絲武又具澁衣及帶則非直加麻便是受服惡在其爲若喪父而無服乎所謂深衣及帶亦非疑衰則視以吊服而不嫌於無服乎金厚齋以淡黑笠帶爲師心喪服色是固可遵否處心衷難於居致方兩喪無斬齊之服而懷疚憾之情以不被於外而不存諸中則非所以致哀也不與宴樂不處內寢是爲節度而應舉做官當如何處之兩者俱可廢否從宦差異於求榮當遵長子斬服中不去官之例否古人亦有師喪去位是則加於人一等者恐難爲一切法幸夏明教焉

向被交河李生遠重見訪扣其所存往往多悟解且其言沈着不似雇耳傭目極令人愛尚俾之往留門下慣聽名理毋若向前承顏而止果能實心請益有所承當否有所著語孟字義辨要此轉達于函筵故謹茲呈納伏幸視至所謂伊藤維禎以若雕漆之身知有儒者之學斯已奇矣其著述得失固不須索言且其譏評晦翁直是坐井之觀亦曷足辨哉李君之積費心思有若距闕不亦自輕乎凡內修爲外攘之本徒屑屑於文辭者將何所禦侮雖真箇異端尚云乃爾况於魑髻卉服之類乎偶檢春秋胡傳文公元



年卽位下小註問康王釋喪服被袞冕皆謂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未知如何區處朱子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漢唐新主卽位皆行用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雖先君之喪猶爲己私服斯言終恐遜了於東坡守經之論恐難從也三年之喪旣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云者其言真正恐不可易易世傳授有國大事則尤不可釋喪服冕吉凶相襲變易無常恐乖斬衰未葬不敢變

服之義然則喪服嗣位乃所以嚴其禮也伊訓元祀見祖則不言冕服三祀歸亳始舉冕服則是可認除喪而後服冕也且以衰服朝祖之義揆之則祇見厥祖者亦當用縞服如視事服白衣冠之類後世拘於服色亮陰三年廢謁廟之禮禮意恐不必然也集傳咸用師說則釋冕反喪服註亦述舊聞恐當爲定論也

答老洲吳丈

壬辰臘月既望

禮教謹聞命矣爲人後者爲本生降服卽恩爲義壓情爲禮誦然苟無傷於貳統之嫌伸情盡禮於其中是亦天理之不容已者洵不易之論也至若衰服所



以表哀非直爲臨喪莅祭而設者誠若盛喻古人亦有衰經出入者私室持衰接賓受吊固無害於壓重故亦不欲其奪情而渠以非喪所服衰爲不自安非有所忌諱也近俗所着蔽陽子浚衣縱非禮服祇當用此以受吊已矣生親喪未葬廢所稜廟事愚亦云爾而向稟中斷以期服不可以居憂云者失之大快旋悔其率易矣如賤息者雖不與祭亦不當拜年於廟耶身不澡潔頭未巾櫛則入廟非時當并廢歲謁乎願更承教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